

佛祖通載

十六  
二十



C40-4514

丁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宋書置武州紫雲山  
嵯峨寺爲道府中永  
爲學堂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六

唐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農睿宗曰

改景雲

高宗第八子初封豫王武后廢中宗而立爲帝者七年而廢封相王

壽五十五

立隆基爲太子任宋璟姚崇爲

政帝妹太平公主功專橫在位三年

季初改太極又改延和又改先天

七月傳位太子

先天元年三十三祖惠能大師示寂姓盧氏其先

范陽人父行瑁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

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掬養及長家貧師樵採

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客



曰此何法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歸告於母以爲法尋師直抵黃梅忍大師一見默識之後傳衣法令隱於懷集四會之間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屆於南海及返曹溪雨大法雨一日示衆曰諸善知識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諸法中不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淡泊此

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卽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如種子遇茲沾洽悉得發生承吾言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師說法度人往來學者嘗逾千數明年七月辭歸新州故宅國恩寺其徒泣曰師歸當復來不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至國恩寺以八月三日示衆曰吾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

六祖傳法

等說法不付其衣蓋女等信根已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復謂衆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女等不用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舍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吾涅槃時至玆重卽跏趺而逝於是山林變白鳥獸哀鳴綵雲香霧連日不開旣時廣州都督韋據率韶新二郡官吏迎奉全身歸於曹溪寶林寺建塔真身今尚存焉舊唐史曰則天聞神秀名詔至都肩輿入殿親加跪禮勅當陽山剎度門寺以旌其德

培龍報

時王公已下及京城士庶聞風爭來謁見望塵拜伏日以萬數初神秀與惠能同師弘忍而行業相培及忍卒能住韶州廣果寺韶陽山中舊多虎豹一夕去盡遠近驚歎咸歸伏焉秀嘗奏則天請召能赴闕能固辭秀復自作書重邀之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矧陋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及中宗召之竟不度嶺而卒天下散傳其法謂秀爲北宗能爲南宗

登玄宗隆基改開元

睿宗第三子嬖楊貴妃爲道士曰太真帝初用姚崇宋璟爲相

治平晚年耽酒淫佚用李林甫楊國忠爲相安祿山爲將致亂幾至亡國二十九卽位壽至七



十八歲至上元  
元年崩塋泰陵

異二年十月十七日永嘉玄覺禪師示寂姓戴氏  
甫歲出家博貫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與東陽  
策禪師偕謁六祖師至振錫繞祖三匝祖曰夫沙  
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  
大我愍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  
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  
是如是師乃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  
乎師曰本自無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師曰  
仁者自生分別祖曰女甚明得無生之意師曰無

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  
祖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及回學徒  
奔萃著證道歌一篇梵僧傳歸天竺彼皆欽仰目  
爲東土大乘經又著禪宗悟修圓旨十篇及觀心  
十門並盛傳于世

乙卯三月八日玄宗遣禮部郎中張洽齋詔詣當陽山  
起沙門一行赴闕行以再命不許辭赴之有旨安

禪師  
赴詔

置光泰殿帝數訪以安國撫民之要行啓陳無隱  
未幾永穆公主出降詔依太平公主故事優厚發  
遣行諫以爲高宗末年唯有一女所以特加優禮



而太平竟以驕僭得罪不應引以爲例帝納其言遽追勅但依常禮其忠諫多類此或謂行優於憶誦帝一日命出宮籍示之行閱畢令內侍執本對帝復之不差一字帝驚異顧謂左右曰聖人也自是頻召咨質佛心之要行雍容啓沃聖眷日隆天下之人以帝從之問道稱爲天師焉

震嵩嶽元珪禪師示寂師居嶽之麗塢一日有異人峨冠盛服擁衛而至珪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厲聲曰師寧識我耶珪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殺於人師安

珪與  
敬帝  
受戒

得一目我哉珪曰吾本不生汝安能殺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使果能之吾則不生不滅也況汝不能焉能生殺我耶神稽首曰我聰明正直過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智慧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珪曰汝旣乞戒卽旣戒矣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奚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願爲門弟子珪卽張座秉爐正凡曰付汝五戒若能卽曰能不爾卽曰否神曰謹奉教曰汝能不姪乎神曰亦要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曰汝能不盜乎神曰無乏我也

安有盜取哉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神曰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實司其柄焉得不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悞疑混也神曰能曰汝能不妄乎神曰我惟正直焉有妄哉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曰如是是爲佛戒也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而不爲精後天地死而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竟寂滅而不爲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昏也是謂無

五能  
五不  
能  
聲

心而已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亦無我無汝則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去佛幾何曰汝神通則十句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竦然辟席曰可得聞乎珪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弗能也珪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弗能也珪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不能也然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廓無



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効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了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神功使已發心未發信心不信心等入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吾無用是爲曰佛亦使龍神護法師寧廩叛佛耶弟子隨意示誨師不得已曰東岩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然而背非屏擁汝能移

神移  
樹於  
東山

北樹於東嶺乎神曰旣聞命矣恐昏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卽作禮辭去使門人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煙霞紛紛錯繡幡環珮凌空隱沒是夕果有暴風迅雷奔雲震電棟宇搖蕩宿鳥驚呼師謂衆曰無怖神與我契矣拂旦和霽則北山之松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焉師誠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矣師伊闕人姓李氏幼歲出家具戒得法于老安國師壽七十有三云

論曰荊國王公文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去孔子百

年而有孟軻此後迨孔孟者爲誰何吾道之寥寥乎文定沉吟久之曰有人第恐過之耳曰誰耶文定曰南嶽讓嵩山珪馬祖石頭丹霞無業若此類孔孟之教轡勒不住故歸釋氏矣文公深肯之其後張公無盡聞之歎曰達人之論也然嵩山蓋祖庭之旁出者也其感應超絕說法沛然如此則南嶽而下的傳正續宗師世教轡勒不住端可見矣二三公之讜論渠不信夫

帝夢梵僧謁見

是歲天竺三藏法師無畏至京師帝嗣位之初一夕夢梵僧謁見風度環異及寤追憶不已因追畫

詔無畏祈雨

工授以形段圖於殿壁及畏至入對帝熟視蓋夢中所見僧也竦然異之館於西明寺寧薛諸王皆降禮欽重其後秋旱帝廉知無畏能致龍遣內使傳詔請雨畏難之奏以旱數當然若苦召龍恐暴雨帝再遣諭旨人苦秋暑雖暴風疾雨適足快意畏諾之有司設壇儀華綵光麗畏笑曰是可以致雨耶命撤去之獨持滿鉢水以小刀攪之誦咒語百餘番卽有微物如蚪龍從鉢矯首水面頃之復沉畏咒遣之白氣自鉢騰涌語詔使曰速歸雨卽至矣詔使馳出回顧有雲如練自講堂盤旋而上



頃刻風雷震電詔使趨入奏御衣巾已透溼於是  
震風凌雨飄蕩廬舍士民悚懼彌日而息又嘗霖  
澤逾時詔畏止之畏於寺捏泥媼五軀向之作梵  
語若斥罵者卽刻而霽其神驗類如此帝敬之若  
神未幾通華言譯虛空藏毘盧遮那蘇息地羯羅  
等經十餘部禪師一行三藏寶月等叅預其事畏  
性簡靜好禪觀每勸學者習之屢表求還帝堅留  
不許

宋相  
禮祖  
獲瑞

是歲廣州節度宋璟入曹溪禮祖塔誓曰弟子願  
畢世外護大法祈一祥瑞表信言訖微風飄香氣

氤襲人俄而甘雨傾注唯徧一寺之內璟忻躍而  
去未幾召入與姚元崇相繼執政世稱姚宋爲中  
興賢相

愔  
澤

善朝廷以麟德曆署日蝕比不驗詔禪師一行改撰  
新曆行受詔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較經史所書  
氣朔日名度數可考者皆合而著之久之道士邢  
和璞謂太史令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昔洛下閎  
造大初曆嘗記曰八百年後當差一日必有聖人  
出世糾正之今年期差滿而一行推大衍數以糾  
數家之謬閎之言不誣矣愔亦以爲然行復欲知

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表請勅置之制可

義帝注孝經并製序

是歲沙門智昇上釋教經律論目錄凡二十卷銓次大藏經典及聖賢論議凡五千四十八卷自是遂爲定數

癸十一年十月癸酉禪師一行製黃道儀成帝自爲

一行製黃道儀

之銘詔安武成殿庭以示百官其儀準圓天之像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東行一周日西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以十九分

度之二十九轉日有餘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以木匱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立木人二於地平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鍾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於地中畧施輪軸關鎖交錯相持當時稱其妙以爲神功無幾銅鐵漸澀不能自轉遂藏之於集賢院

是歲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省

郭行妻戚

○有登州文登縣郭行妻王氏生女鶴喙將喪自言酬先世嘗齋之報以此示人



撰述

佛藏經卷第三

十一

稱六

<sup>四十五</sup>沙門牛雲者少不慧因詣臺山禮文殊初至東臺見老人問曰胡爲而來曰願見大聖求聰慧耳老人曰文殊居北臺爾往見之雲奉教趨北臺老人亦在彼矣雲意其卽文殊也遂拜之老人曰汝沙門也不應禮俗士雲拜不已老人憐之爲入定觀雲前身蓋牛也以嘗馳經故獲比丘報老人起定爲雲言之復云汝性昏迷曾中有淤肉在當爲汝鏹去之因戒雲閉目無輒開雲如約頗覺老人以鏹鏹其胷然不甚楚少頃心懷開豁頓異往時及開眸見老人現身爲文殊妙相端嚴謂雲曰與汝

聰明竟雲喜躍作禮及起身而文殊隱雲自是總持辨悟爲時導師以夙因故牛雲稱焉

竇日本國沙門榮叡普照等至於揚州奉僧伽黎十領其上綴以山川異物之狀蓋其國主附之以施中國高行沙門於時律師鑒真受其衣歎外國人有佛種性欲往化之會叡照等亦勸請遂附舶而東爲惡風飄入魚蛇等海以真律行高皆脫禍旣至日本彼王預知枉駕迎勞館于毘盧遮那殿未幾請真授歸戒夫人羣臣皆以次稟授日本自是始有律教

日本  
始有  
律

不邪三藏菩提流志卒春秋一百五十有六流志南印  
土國王之子以讓位出家高宗聞名有詔要之以  
垂拱中至京師凡四十年如華嚴寶積經等皆出  
其手帝及重臣敬之如生佛塋日特給鹵簿羽儀  
塔于龍門之西原賜謚曰開元一切徧知三藏名  
德之盛古未有焉

時嵩山破竈墮和上者不稱名氏言行叵測初見  
老安國師契悟心要隱居嵩山山有廟靈甚殿中  
唯安一竈遠近祭祀烹宰無虛日師領徒入廟以  
杖擊竈三下云咄此竈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

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擊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  
臾有一人青衣峨冠設拜師前曰我本廟竈神久  
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當生天上特  
來禮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  
去少選徒衆問師某等久在和上左右未蒙指示  
竈神得何徑肯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  
瓦合成別無道理爲伊衆無語師良久云會麼衆  
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什麼不會衆僧乃禮拜  
師曰破也破也墮也墮也於是其衆皆悟玄旨後  
有義豐禪師舉問安國師國師歎曰此子會盡物



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只是難湊伊語脉豐曰未審什麼人湊他語脉安曰不知者又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禮卽唯汝非我不禮卽唯我非汝其僧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若能轉物卽同如來有僧從牛頭處來師曰來自何人法會僧進前叉手繞師一匝而出師曰牛頭會下不可有此人僧乃回上邊叉手而立師云果然果然僧却問應物不由他時如何師曰爭得不由他僧云怎麼卽順正歸原去也師曰歸原何順曰若非和上幾錯招惹師曰猶是未見四

祖時道理見後道將來僧乃繞師一匝而出師曰順正之道今古亦然又僧侍立次師曰祖祖佛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此外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師後不知終

是年十一月巳丑禪師一行寢疾于華嚴寺舊唐史云帝一夕夢游其寺見一室繩牀竹窓氣象蕭索及旦行以疾聞帝遣中使候問使還奏行居處之狀與所夢冥合帝歎久之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爲行結壇祈福旣而行疾少間詔陪駕幸新豐未

機迹

佛而廣作通書卷第十一

孫六

革訖

帝哀

有五帝哭之哀甚輟朝三日有詔傷悼聽停龕三

三日

七日與中外瞻禮行客貌如生而鬢髮日長帝親

製碑書之於石出內庫錢五十萬建塔銅人原謚

曰大惠禪師帝嘗從容問國祚幾何有留難不行

曰鑾輿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帝驚問故不答退

以小金盒進之曰至萬里卽開帝一日發盒視之

蓋當歸少許及祿山亂駕幸成都至萬里橋忽悟

未幾果歸昭宗初封吉王而唐以昭宗而滅故云

媼爲老

終吉有里媼素供行而媼一子坐殺人將之刑媼

悲泣請赦行憐之令弟子捕生物得稚豕七行日  
藏其一於甕中爲梵語咒之七日北斗盡沒朝廷  
震驚太史奏將有變請避正殿禳之帝密以問行  
對曰此無他蓋妖魔也凡嗔心壞一切善慈心降  
一切魔若賜赦天下則妖不能爲帝然之遂大赦  
媼子由是得免行日出一豕則一星現至七日而  
斗復如故其祕術多此類著易論十二卷大衍論  
二十卷開元大衍曆五十二卷七政長曆三卷釋  
氏系錄大衍玄圖心機筭術括遁甲十六局六壬  
連珠訶六壬髓經天一太一經太一局遁甲經各



撰述

御製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一十六

七

七

一卷五音地里經十五卷宰相李吉甫奉詔撰一行傳一卷並見唐藝文志十六年詔特進張說曆官陳玄景等編次一行所撰大衍曆施用三月駕幸溫湯道由一行塔所帝爲駐蹕徘徊令品官詣塔告以出豫之意賜帛五十疋令蔣塔前松柏其爲聖眷如此宋史官歐陽文忠曰自太初至麟德曆凡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至一行則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沙門道泓者生黃州與侍郎張敬之厚善能言吉凶亡不明驗嘗爲中書張說視宅戒曰無

穿東北壬隅也他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土脉不連譬身瘡痂補佗肉無益也其後說諸子皆汚祿山以斥死果如其言

論曰歐陽文忠公雅嫉吾釋未始畧有假借獨於唐志尊一行大衍之作而宋景文於方技篇削一行玄奘等傳而獨著道泓地理之說或者以爲唐浮圖行業無足爲二公取者故止於是而已夫豈然哉蓋大衍所以統天時地理則切

支那

佛經卷一百一十六

七

七

經紂  
問

於人事是宜史筆取也若吾釋之盛莫甚於唐  
凡三百年間以道德爲天下宗師者不可悉數  
歐宋以爲奉異方之教故諱之而不書猶春秋  
時雖老聃鄉子之賢返不若江人黃人得書於  
經豈亦老氏不足取哉蓋國經之典凡禮樂刑  
政所及貴賤必書若吾浮圖大絕世累穎脫塵  
表者與刑政何與焉宜其不參於世典也由是  
言之歐宋黜吾釋其微意乃所以尊之也盛哉  
一行前膺洛下閎八百年之識當時則明天子  
跪之稱爲聖人及其製作施於後世經天地貫

幽明歷數自年而其從益驗果聖與賢耶善弗  
得而知矣

已初以上生日爲千秋節○用大衍曆

般若  
經序

是年太師燕國公張說薨說爲唐宗臣朝廷大述  
作多出其手爲文屬思精壯尤善釋典嘗謫岳州  
而詩益悽婉時人謂得江山之助天下不稱姓而  
曰燕公著石刻般若心經序曰萬行起於心心人  
之主三乘歸於一一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真得  
見一無不通是玄通如來說五蘊皆空人本空也  
如來說諸法空相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捨法



撰述

傳記卷之七

七

七

二者知見復非空耶是故定之與慧俱空法中入此門者爲明門行此路者爲超路非夫行深般若者孰能證於此乎駙馬都尉榮陽鄭萬鈞深藝之士也學有傳僻書成草聖乃揮灑手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寶坊啓未來之華業佛以無依相而說法本不生我以無得心而傳今則無滅道存文字意齊天壤國老張說聞而嘉焉讚揚佛事題之樂石又製法池院二法堂贊并序曰法池西三歸院二法堂茲院長老初上禪師所造也禪師姓彭氏名知至性篤孝執親之喪七日不食微言密行志

法池  
二法  
堂記

道探玄究易老莊太一之旨善正書擅鍾王品格其點畫婉秀毫縷必見如折槁荷磨文石筋理洒颭固非人力之所致也中朝名士山藪高尚法流開勝遠近慕焉及晚年專意於禪頌平生事業脫若遺塵矣常歎帝王父母許我出家雨露生成恩惟一揆依如來教勛是功德萬一乎獻福二宮潛祐七祖將與一切咸登道場於是三歸堂以長安元年辛丑子月望日癸卯立善法堂以開元元年癸丑丑月望日戊辰建禪師母弟仁婉弟子啓疑及沙彌令哲左右斯業實有力焉而作贊曰敬告

婉  
達  
癸

諸佛子一心清淨觀欲求正真道當從信根入是  
佛虛空相是法微妙光定慧不相離是僧和合義  
人空法亦空二空亦復空住心三空寶是名三歸  
處至哉初上人建立善法堂彩翠三世佛莊嚴清  
淨眼能運無礙心普入於一切見若不染色知若  
不取識是名真實見亦名解脫知佛觀離生滅諸  
法等如是

甫是歲定五服制蓋出自古至天后請母三年及盧  
氏駁議有異開元五年盧履氷上言衆議紛然自

是卿士之家孝服有異今二十年蕭嵩等改修五

衰

危

禮勅下依行五服禮者一三年服爲父曰斬衰哀

情至切斬截其心爲母曰齊衰次其父也然二十

纓倉

回

七箇月終矣十二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

月禫服更加一月心喪服之終也齊斬服以縗麻

總新

茲

臣孝於君亦爾二期年服十三箇月爲祖父等三

大功九月爲叔伯等四小功五月堂兄弟等五總

麻三月三從兄弟等內外族等餘如五服注疏全

之

八月壬申朔三藏金剛智告其徒曰白月圓時吾  
逝矣至時遶毘盧像頂梵夾退歸寢室跣趺而逝



撰述

例前賢作通軌卷第十一

九

撰述

賜謚灌頂國師敕中書杜鴻漸撰紀德碑智西域人本王種出家從龍智阿闍黎傳密教及來東土初達南海廣州節度聞於朝有旨驛馳赴闕入見帝大悅館於大慈恩寺未幾夏旱詔智祈雨智結壇圖七俱胝像約開眸卽雨閱三日像果開眸有物自壇布雲彌空斯須而雨帝特降詔褒美明年辭游鴈門不允遂遷薦福寺爲人語默興居容止凝粹喜愠不形于色見者莫測其涯所至必結灌頂道場弟子不空傳其教初不空事智智授以梵本悉曇章及聲明論不逾旬而誦之智奇其駿引

祈像開眸卽雨

新居

入金剛道場以擲花驗之智以爲勝已不空因求瑜伽五部智未之許不空擬入天竺求之智一夕夢京城佛像皆東行及寤以詰不空空啓以西游意智曰汝有授道之資吾何靳哉卽授以五部及毘盧遮那經蘇息軌範及智没不空奉遺教游天竺增廣其學

是歲禪師義福卒舊唐史云福得法於神秀禪師初止藍田化感寺處方丈之室二十餘年未嘗出宇之外嘗隨駕幸東都蒲號二州刺史及官吏士民皆齋旛華迎之所在塗路充塞及卒有旨賜號

撰述

佛前歷代通載卷第十一

九

拜六

大智禪師薨伊闕之上送者數萬人中書嚴挺之  
爲製碑初神秀雖德行爲禪門之傑得帝王欽重  
而未嘗聚徒開堂傳法至義福普寂始於京城傳  
教二十餘年人皆仰之

晉恒州刺史韋濟奏方士張果有長年秘術自言數  
百歲矣則天嘗召之果佯死不赴今復見之帝聞  
遣中書侍郎徐嶠齎璽書迎之果至帝聞其變化  
不測而疑之時邢和璞者善筭能知人壽天帝令  
筭果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帝  
召果與之密坐令夜光視之夜光不能見帝聞飲

董渠

董汁無苦者真奇士會天寒以董汁賜之果飲三

卮醺然如醉顧左右曰非佳酒也傾之取鏡視齒  
則盡焦黑命左右取鐵如意擊齒墮盡更出神藥

齒墮復生

傳其斷寢頃之齒復粲然如故帝始信之將妻以

公主果預知苦辭獲免後懇辭歸山下制曰恒州  
張果先生游方之外者也迹造高尚深入窈冥早  
渾光塵應詔城闕莫詳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  
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特行朝禮爰昇寵命可銀  
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其年果入恒山後不知  
終



二十三年三藏無畏卒春秋九十有九詔鴻臚丞  
李現監護喪事塔于龍門之西山廣化寺藏其全  
身畏本釋種甘露飯王之後以讓國出家道德名  
稱爲天竺之冠所至講法必有異相初在烏荼國  
演遮那經須臾衆會咸見空中有毘盧遮那四全  
字各尋丈排列久之而沒又嘗過龍河一駝馳負  
經沒水畏懼失經遽隨之入水於是龍王邀之入  
宮講法不許彼請堅至爲留三宿而出所載梵夾  
不溼一字其神異多類此

是歲三藏不空於師子國從普賢阿闍黎求開十

龍宮  
講法

八會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壇之法其王一日  
調象俄而羣象逸莫敢禦之者不空遽於衢路安  
坐及狂象奔至見不空皆頓止跪伏少頃而去由  
是舉國神敬之

論曰自大教東流諸僧間以神異助化是皆功  
行成熟契徹心源自覺本智現量發聖絕非咒  
力幻術所致也殆自東晉戶利密已降宣譯祕  
咒要其大歸不過祀鬼神驅邪妄爲人禳災釋  
患而已其間往往不無假名比丘自外國來挾  
術驚愚有所謂羅漢法者正么磨邪術下劣之

磨  
波

技亦猶道家雷公法之類也茲豈高道巨德弘  
禪主教者齒哉及開元中西域金剛智無畏不  
空三大士始傳密教以玄言德祥開佑至尊卽  
其神功顯効幾與造化之力均焉故三大士雖  
宏密教抑本智現量發聖與嘗慨資治通鑑稱  
貞觀中有僧自西域來善咒術能令人立死復  
咒之使蘇太宗釋飛騎中壯者試之皆如其言  
因以問傳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  
使咒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咒奕奕初無所覺須  
臾僧忽僵仆若爲物所繫遂不復蘇此恐好事

僵居

者曲爲之辭何則若使果有是則僧非真僧咒  
非真咒正謂邪術耳固不足以張吾教之疵也  
矧萬萬無此理向使彼能自西域遠至長安厥  
術能死人而復蘇乃不暇自衛其身對常人無  
故而僵死雖兒童莫之信也又當是時三大士  
者雖俱未至若京城大德僧惠乘玄琬法琳明  
贍諸公其肯坐視絕域僞僧破壞教門不請峻  
治乃留帝命傳奕辨耶佛制戒律雖春蹊生草  
猶不許比丘踐之恐害其生况說斷人命咒傳  
于世乎故予謂好事者曲爲之辭斷可見矣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六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六

十六

十六

#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六

音釋

壁

補悌切賤而獲

瑄

他牢切

戾

音戾乖也立也

蚪

當口切

淫

余林切音

醺

許軍切醉也

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庚子年餘賞刻此  
佛祖通載第十六卷計字八千五百八十一  
該銀四兩九錢五分  
順治十八年四月 日徑山比丘徹微印開識

非真與五隔津浦耳固不與以然吾與之理也  
香曲爲之翰與順苦對果育吳順曾非真會與

##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七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歲○始建置州學

二十六年沙門法秀者夢異僧勸置袈裟五百領  
施回向寺僧既覺歎異遂乞丐造之然徧訪所謂  
回向寺者咸無得焉一日道逢一僧逆而問曰託  
置袈裟今成未秀曰成矣僧曰吾導女入回向寺  
女可裹糧載燧從吾以往秀曰諾翌日隨之入終  
南山行二日至溪絕處所見唯雲物掩苒崑洞崎  
嶇進遇石壇共止其上僧命秀鑽燧出火炷香望

撰述

佛前歷代通載卷第十七

撰述

見向寺中

層霄拜之忽雲開見崖半有朱門高聳斜旛飛揚秀忻然與之攀躋而上漸聞午梵清圓鐘磬交作須臾望見其寺有額曰回向其僧卽趨而入命閤者授秀館因具儀謁上方老宿次見諸僧皆奇偉雍穆相勞問明日秀出袈裟遍寺施之老宿謝畢携秀入一空房呼侍者取尺八俄頃侍者持玉簫至老宿曰此唐天子舊居之室也向在此好聲樂故降爲人主久當復歸秀止再宿不得留老宿授與玉簫并袈裟囑曰持歸獻唐天子卽遣僧送秀出寺行未遠回望而雲霧四合秀慨歎而還詣闕

去蕭獻上

表上所寄帝覽之因取玉簫調弄宛如夙御焉其後燕沉香亭詔李白爲辭帝吹玉簫楊妃起舞歡甚疑飄搖而仙去

舊唐史

昂○封孔子文宣王

衣袞冕南面十哲坐圖七十二賢廟壁

慶長者李通玄唐宗子也開元二十八年順世長者以七年至太原孟縣有高仙奴者識其爲大賢館之齋中每旦唯服棗十顆柏葉餅如七老者一枚終日濡毫臨紙未嘗接人事如是三稔遷馬氏古佛堂側築土室以居盡日危坐而已閱十年忽囊負經書而去行二十里偶一虎當途馴伏玄撫之

支那

佛前歷代通載卷第十七

七

七



撰述

伊神原信通訓卷第七

抄本

注筆  
嚴含  
論

曰吾將著論釋華嚴經能爲擇棲止處不卽以經  
囊負其背而隨之至神福山原下土龕之前蹲駐  
玄取其囊置龕中虎卽妥尾而去其龕瑩潔廣六  
七肘圓轉上下稱之蓋天設以畀有道非人力所  
爲也長者著論之夕心窮玄奧口出白光以代燈  
燭于時忽有二女子容華絕世皆可笄年衣布衣  
俱以白巾幪首曰爲長者汲泉炷香奉紙墨每於  
卯辰之間輒具淨饌置長者前齋畢徹罷則引去  
莫測所之如是五載至長者著論畢遂滅迹不見  
長者美髭髯朗眉目丹唇紫肥冠樺皮衣麻衣長

既  
典  
蘇

裙博袖散腰徒跣而行放曠人天靡所拘執嘗一  
日出山遇里人高會燕樂長者就語之曰汝等好  
住吾將歸矣衆驚其去有送入山者至龕而謝遣  
之卽於是夕煙雲凝布崑谷震蕩有二白鶴翔空  
哀唳其餘飛走悲鳴滿山翌日里人共往候之則  
已端坐示寂于龕中壽九十有五華嚴論四十卷  
決疑論四卷會釋二卷十門玄義排科釋畧及緣  
生解迷十明論各一卷十玄六相普賢行願華嚴  
緣觀偈贊詩賦等里人聚於方山逝多蘭若大曆  
中沙門超廣始獲之遂行于世

撰述

佛祖傳記通記卷第十一

十一

級說

十二月青原行思禪師示寂吉州安城人也姓劉氏幼年出家初見六祖問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及居青原有沙彌希遷者見師師云子何方而來曰曹溪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師曰怎麼則用去曹溪作什麼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遷問曹溪還識和尚不師曰汝今識吾不曰識又爭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他日又問遷汝什麼處來曰曹溪師乃豎起拂子云曹溪還有這

石頭  
通南  
岳

箇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不曰若到卽有也師曰未得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又令遷往南岳和尚處下書曰汝達書了速回吾與汝箇鋤斧子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重已靈不求諸聖時如何讓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沉輪不慕諸聖解脫讓便休遷回師問子返甚速書達不遷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遷舉前話了便云去時蒙和上許鋤斧子便請師垂下一足遷禮謝辭往石

支那

佛祖傳記通記卷第十一

四

七



頭卽石頭和上是也及是師旣歸寂門人咸尊爲七祖焉

時京都興唐寺禪師普寂卒舊唐史云寂生河東馬氏少時徧尋高僧學經律師事神秀凡六年秀奇之盡以道授之秀入京因薦與則天得度爲僧秀歿天下好釋氏者咸師事之中宗聞其高行特下制令代神秀統其法衆開元十三年有旨移寂於都城居止時王公士庶爭來禮謁寂嚴重少言來者難見其和悅之容遠近尤以此重之及卒凡京城士庶曾謁見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勅賜號大

照禪師塋曰河東尹裴寬及其妻子並衰麻列于門徒之次士庶傾城哭送市易幾廢

辛改天寶

九月太子詹事嚴挺之卒少有風操累登顯用皆著聲績天下引領望其爲相帝亦知其賢欲遂相

預爲墓誌

之晚爲李林甫所抑鬱鬱不得逞至是預爲墓誌曰天寶元年挺之自絳州刺史抗疏陳乞天恩允從許養疾歸閒兼授太子詹事前後歷三十五官每承聖恩常忝獎擢不盡驅策驚蹇何階仰答鴻造春秋七十無所展用爲上士所悲其年九月寢

疾于洛陽之私第以某月其日薨于太照和上塔次之西禮也盡忠事君叨載國史勉拙從事或布人謠陵谷可以自紀文章焉用爲飾初挺之師事大照禪師惠義深明釋典及遺堊大照塔次示不忘其德見舊唐史

榮帝遣中使楊庭光入司空山采常春藤光因詣無相寺問本淨禪師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上慈悲畧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城天使足可啓決貧道猥山傍水無所用心楊再拜師曰天使休禮貧道天使爲求佛耶問道耶曰弟子昏昧

詔南  
街名  
僧

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曰若欲求佛卽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卽心是佛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卽道庭光跪受回闕具以山中所遇聞奏卽勅庭光齋詔起師以是冬十二月到京安置白蓮亭明年正月上元日追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共師闡揚佛理有遠禪師者問如禪師所見以何爲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旣無



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  
心是道以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適言  
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  
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  
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  
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體甚小却會此理師曰  
汝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遠曰請禪師於相  
上說出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  
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  
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慚汗而退如遠者又

七人往復論道師皆縱口詞辯傾注帝及四衆莫  
不稱善而罷

甲三年南嶽懷讓禪師示寂元和中名儒張正甫製  
其碑曰天寶二載觀音大師終于衡岳春秋六十

號年  
曰載

八僧臘四十八元和十年故大師弟子道一之門  
人曰惟寬懷暉感塵劫遽遷塔樹已拱懼絕故老  
之口將貽後學之憂丕若貽謀思揚祖德乃列景  
行託於廢文強名無跡以慰乎罔極之思曰自騰  
蘭演教于此土也殆將千歲達磨傳心至六葉也  
分爲二宗不階初入頓入佛慧曹溪教旨於是乎

傳弘而信之觀音其人也大師諱懷讓京兆杜氏

安康  
卽金  
州也

其先因家安康卽爲郡人髫年後發聰悟絕衆群

私  
列

言所涉一覽無遺居常而未或好弄在醜而不可

黑觀  
止水  
開空  
中囑

三反厥像如初沛然而心乎獨得還步未輟聞於

中囑

乃溪割愛線亟從剝落以荊土律藏之微密也大

士智京在焉攝衣從之旣進而儀法峻整冠於等  
輩以嵩嶽禪之泉海也長安長老在焉稽首咨之  
旣授而身心自在超出塵垢厭離文字思會宗元

周法界以冥搜指曹溪而遐舉能大師方弘法施  
學者如歸涉其藩閫者十三焉躋其堂室者又十  
一焉師以後學弱齡分於末席虛中而若無所受  
善閉而唯恐有聞能公異焉置之座右會一音吹  
萬有衍方寸彌大千同焉而友暢異焉而昭合同  
受祕印因爲宗師乃陟武當窮樓十霜竭來衡岳  
終焉是託般若勝槩有觀音道場宴居斯宇因以  
爲號或微言析理辯士順風而杜其口或杖屨將  
撰山靈借留而現於夢遠自梁益近從荊吳雲趨  
影附風動川至靈山聖會古今一時至矣哉未始



聞也一公見性同德弘教鍾陵鬱爲名家再揚木鐸而施及寬暉繼傳心燈共鎮國土乃追琢琬琰揭于故山揚其耿光以示來劫其受法弟子亦序列于左式明我教之有開焉

旨○立楊太真爲貴妃矣○道士吳筠是年詔見于大同殿帝問道要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劄耳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下重之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佛共短筠於帝筠知不得留辭還山

下詔爲立道館後徙茅山由會稽剡中卒初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其文深詆釋氏議者譏其背向時浙西觀察使陳少游大惡筠所爲因命法師神邕著論折之邕著翻迷論以訂其妄筠論遂廢給事中竇紹見邕論歎曰邕可謂塵外摩尼論中師子

履五月制天下度僧尼並令祠部給牒今謂之祠部者自此而始也

是歲不空三藏自西域還詔入內結壇爲帝灌頂賜號智藏國師時方士羅思遠者以術得幸有旨

三藏  
驗遠  
思遠

佛所應作通事卷第一

稱

三藏  
驗遠  
思遠

令與不空驗優劣他日會于便殿思遠持如意向

之言論次不空就取如意投諸地令思遠舉之思

遠饒力不能舉帝擬自取不空笑曰三郎彼如意

持咒  
木神  
自立

影耳即舉手中如意示之思遠欽服而罷不空凡

持咒  
木神  
自立

祈禱必張繡座手持木神誦咒擲之神自立于座

四衆環視必見其神目吻瞬動所禱雖造化之功

下亥可奪朝野奉之如佛焉是年鳳凰現

帝世尊示滅一千七百年矣

震潤州鶴林寺徑山大師玄素卒左補闕李華製碑

其畧曰嗚呼菩提位中六十一夏父母之生八十

五年赴哀泣者可思量否至有浮江而奠望寺而

哭十里花雨四天香雲幡幢蓋網光蔽日月以其

月二十一日四衆等號捧全身建塔于黃鶴山西

原象法也州伯邑宰執喪師之禮率申哀慕江湖

之禮  
執喪  
邑宰

震悼曩於寺內移居高松互偃涅槃之夕椅桐雙

枯虎狼哀號聲破山谷人祇慘慟天地晦冥及發

隱登原風雨如掃慈鳥覆野靈鶴徊翔有情無情

德至皆感門人法鏡法海親奉微言繕崇龕座菩

薩戒弟子故吏部侍郎齊翰故邢部尚書張均故

江東採訪使劉日正故廣東都督梁昇故潤州刺



史徐嶠韋昭理故給事中韓延賞故御史中丞李  
丹道流人望莫盛於此第子嘗聞道於徑山猶樂  
正子春之於夫子也洗心瞻仰天漢彌高鏡公門  
人悟甚深者大理評事楊詣過去聖賢諸功德藏  
志之所至無不聞知魯史從告況乎傳信其文曰  
濁金清鏡在爾銷鍊磨之瑩之功至乃見膏漬注  
然光明外遍陽升律應草木皆變啓廼瘡瞽唯吾  
大師息言成教捨法興悲辰極不動風波自移境  
由心寂道與人隨杳然玄默湛入無爲性本非垢  
云何淨除身心宴寂大極淪胥內光無盡萬境同

如甘露正味琉璃妙器遍施大千無同無異度未  
度者化周緣備道樹忽枯涅槃時至我無生滅隨  
世因緣吉祥殿上應化諸天寂寂靈塔滔滔逝川  
恒沙劫壞智月常圓

登西蕃寇圍涼州帝命三藏不空祈陰兵救之空誦  
仁王密語數番有神介胄而至帝親見之問曰神  
謂誰空曰北方毘沙門天王長子也空誦密語遣  
之數日涼州捷報有神兵至威武雄盛賊畏懼卷

詔聖  
空誦

甲而去帝悅詔天下軍壘皆立毘沙門天王祠

早左溪玄朗法師卒朗如意中得度就會稽叩宗法

師商畧律部依恭禪師研究心法行頭陀教初南岳惠文禪師悟法華宗旨以授惠思禪師思授天台智顓顓授章安灌頂頂授縉雲智威威授東陽惠威朗奉事東陽盡傳其道重山溪林怖畏之地獨處岩穴凡三十年宴坐左溪因以爲號每曰泉石可以洗昏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吾以此始亦以此終建立精舍約而不陋跪幃其間奉觀音上聖願生挺率親近彌勒心不離定口不嘗藥或衣弊食絕布紙而綻掬泉而齋如繪續之溫如滑甘之飽或問萬行俱空云何苦行答曰本無苦樂妄習

爲因衆生妄除我苦隨盡又問山水自利如聚落何對曰名香挺根於海岸如來成道於雪山未聞籠中比夫寥廓也一日告門人曰吾五印道成萬行無得戒爲心本爾等師之言訖而逝春秋八十有二弟子神邕玄淨法燈消辯湛然等數十人傳其教補闕李華誌其碑陰畧曰禪師誨人匪勸講不待衆一鬱多羅四十餘載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食不重味居必徧厦非披閱聖教不空然一燭非瞻禮尊儀不虛行一步其微細修心皆循律法之制是以遠方沙門隣境耆宿擁室填門若冬暘夏



梁肅  
著天  
台法  
門議

陰不召而自至也其後翰林梁肅溪得台教之旨趣嘗著天台法門議曰修釋氏之訓者務三而已曰戒定慧斯道也始於發心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矣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所聞益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小大之義播於諸部粲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種道其實爲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喻之以衆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他兩得同詣秘密此教之所由作也洎鶴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宗塗異各

權所得互爲矛盾更作其中或三昧示生四依出現應機不等持論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唯識之類分路並作非有非空之談莫能一貫旣而去聖茲遠其風東扇說法者桎梏於文字莫之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此者非彼未證者謂證慧解之道流以亡反身口之事蕩而無章於是法門之大統或幾乎息矣旣而教不終否至人利見惠聞惠思或躍相繼法雷之震未普故木鐸重授於天台大師大師像身子善現之超悟備帝堯大舜之休相贊龍樹之遺論從南嶽之妙解然

後用三種止觀成一事之因緣括萬法於一心開  
十乘於八教戒定慧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白  
可舉而行是故教無遺法法無棄人人無廢心心  
無擇行行有所證證有其宗大師教門所以爲盛  
故其在世也光照天下爲帝王師範其去世也往  
來上界爲慈氏輔佐卷舒於普門示現降德爲如  
來所使階位境智益無得而稱焉於戲應跡雖往  
微言不墜習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昭示三藏又  
況聞而能思思而能修修而能信信而不已者歟  
斯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之近矣今之人正信者

鮮啓禪關者或以無佛無法何罪何善之化化中  
人已下馳騁愛欲之徒出入衣冠之類以爲斯言  
且不逆耳故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  
落空谷殊不知坐致焦爛而莫能自出雖欲益之  
而實損之與夫衆魔外道爲害一揆由是觀之此  
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於天下爲不侔矣自智  
者傳法五世至今湛然大師中興其道爲予言之  
如此故錄之以繫千篇

是歲魯山令元德秀卒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  
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其母至京師母



撰述

伊藤屋仁通事卷二

七

七

刺血  
書盡  
感德

亡廬墓側刺血寫佛經數千言絕筆感異香芬馥  
彌日而息食不鹽酪藉無茵席調南和尉德秀不  
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為不可絕嗣答曰兄有  
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為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  
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涌流能食乃止家苦貧求  
為魯山令歲滿筭餘一縑駕柴車還愛陸渾佳山  
水乃定居家無僕妾歲饑或日一甕嗜酒陶然鼓  
琴以自娛房琯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  
人名和之心都盡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衰  
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及卒家唯枕履簞瓢而

與平  
聲

已族弟元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與結曰若  
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壯無專老  
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  
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求足苟辭佚  
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  
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誠荒嫠貪佞綺  
紈梁肉之徒耳

論曰凡諸史雜傳俱未有卓行篇唐史特設此  
題載元魯山數人而已觀魯山行已之操及其  
弟元結所稱儼然一高僧耳寘唐史數千人中

支那

南且溪人通成卷十七

七

七

撰述

何遜傳行通前卷第二

三

和

遂嶄然傑出顧不美哉舊史稱其居母喪刺血  
寫佛經數千言絕筆感異香芬馥彌日而息而  
新史削之夫魯山居喪所爲出乎至誠宋景文  
何嫌而削之若謂惡求福於佛佛固未嘗邀魯  
山魯山自爲之而不疑何佛之嫌若以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不應毀則乳亦婦人之事非男子  
有也魯山尚能出乳以食兄之子獨不當以血  
爲母寫經何也景文深存名教然君子百行殊  
塗同歸奚必靳靳然以儒釋歎哉

之末

安祿山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  
十一月反兵十五萬發范陽陷東都

肅宗亨改至德元載

玄宗第三子祿山反玄宗幸  
蜀權立太子於鳳翔即位

李泌爲相郭子儀李光弼爲平安祿山史思  
明之亂帝年五十二崩葬建陵在位七年

五用逆賊安祿山陷長安玄宗幸蜀或謂車駕入

關州  
斬畫

蜀之初有守臣與祿山偕反者其人曾爲闔守有

像伏  
西人

畫像在路次玄宗忽見之不勝大怒命侍臣以劒

頭墮

斬像首其人時在陝西不覺其首無故忽墮于地

及是駕至成都渡萬里橋悟一行金盒當歸之讖  
於是洗然忘憂云

秋七月皇太子卽位于靈武是爲肅宗旬日諸鎮  
節度兵至者數十萬乃以房琯爲相兼元帥討賊

支那

弗且泰代道或失第十七

七

七



未幾爲祿山所敗于時寇難方剋或言宜憑福祐  
帝納之引沙門百餘人行宮結道場朝夕誦唄帝  
一夕夢沙門身金色誦寶勝如來名以問左右或  
對曰賀闌白草谷有新羅僧名無漏者常誦此佛  
頗有神異帝益訝之有旨追見無漏固辭不赴尋  
敕節度郭子儀諭旨無漏乃來見于行在帝悅曰  
眞夢中所見僧也旣而三藏不空亦見于行宮帝  
併留之託以祈禳

壬酉正月安祿山子慶緒使李猪兒弑祿山而自立九  
月副元帥郭子儀破安慶緒復京師十月帝至自

靈武十二月上皇至自西蜀○未幾於內禁立  
道場講誦讚唄甚嚴宰相張鎰諫曰天子之福要  
在養人以一函宇善風俗未聞區區佛事能致太  
平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擾聖慮帝不納  
尋敕五嶽各建寺廟選高行沙門主之聽白衣能  
誦經五百紙者度爲僧或納錢百緡請牒剝落亦  
賜明經出身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僧  
道萬餘人進納自此而始改乾元復稱年○史思  
蔑明殺安慶緒復戾

是歲新羅僧無漏示寂于右閣門合掌凌空而立

足去地天所左右以聞帝驚異降蹕臨視得遺表乞歸葬舊谷有詔護送舊居建塔至懷遠縣下院輒舉不動遂以香泥塑全身留之下院

是歲遣使詣韶州曹溪迎六祖能大師衣鉢入內供養詔南陽惠忠禪師赴闕忠越州諸暨人自受曹溪心印居南陽黨子谷中凡四十年足不下山門嘗示衆曰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師子身虫夫爲人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所堪及是赴詔初安置

千福寺一日帝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忠起身而立曰會麼帝曰不會忠顧左右云與老僧過淨瓶來帝又問如何是無諍三昧答曰檀越踏毘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忠曰陛下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帝益不曉於是齋沐別致十問其一曰見性已後用布施作福否忠對無相而施合見性二曰日久作何行業合得此道忠答無功而修合此道三曰或有病難將何道理修行抵擬忠對無功而修了業本空得不動轉四曰臨終時作麼生得清涼自在無疑忠以努力自信道爲對五曰煩惱起時將



何止息忠以本心湛然煩惱回歸妙用六曰見性已去用持戒念佛求淨土否忠對性卽是佛性卽是淨土七曰捨此陰了當生何處忠以無舍無生自在生爲對八曰臨終時有華臺寶座來迎可赴否忠以不取相爲對九曰作麼生得神通似佛國忠以見性如貧得寶如民得王對十曰只依此本性修定得作佛否忠對定得作佛佛亦無相無得乃爲真得前十對皆廣有其辭今約科目爲對耳帝由是凝心玄旨三月己丑詔天下州郡各置放生池冬十月昇州刺史顏真卿撰有唐天下放生

詔天  
下立  
放生  
池碑

池碑銘并序曰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屬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祿山强暴之初乾輦勞謙勵精爲理推誠而萬邦胥悅克已而天下歸仁恩信侔於四時英威達于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迴紇奚雪契丹大食循蠻之屬扶服萬里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西黔中嶺南河南之師虓闕五年椎鋒而効死摧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遺慶緒遁逃已蒙赤族之戮思明跽伏行就沸鼎之誅拯已墜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

黔其  
虓交  
闕口

上皇於西蜀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翼翼然真帝皇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歷選內禪生人以來振古及隨未有如我皇帝者也而猶嫗煦萬類憂勤四生乃以乾元二年歲次己亥春三月己丑端命左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玉奉明詔布德音始于洋州之興道泊山南劍南黔中荊南嶺南浙西諸道迄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帝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

乎洎鳥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纔致銜珠之答雖流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祉於終古豈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爲池罄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髣髴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美受恩寢深無以上報謹緣臯陶溪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申雍容聖明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碑銘不錄



學政上元

董尚書左丞王維卒維字摩詰臨終無病遺親故書  
 數幅停筆而化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  
 豪英貴人虛左以迎之寧薛諸王待以師友畫思  
 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  
 非由學致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曰此  
 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與  
 弟縉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血衣不文綵別墅在輞  
 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欽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泝辛  
 夷塢與裴迪游其間賦詩相酬爲樂喪妻不娶孤

汧  
旦普

居三十年母喪表請以輞川第施爲佛祠

責改寶應四月庚戌楚州龍興寺尼真如恍若有人

接之升天見天帝帝授以十三寶謂真如曰中國

僦所

有災宜以第二寶鎮之甲子楚州刺史崔旆奉表

獻于朝其一曰玄黃天符形如笏長八寸濶二寸黃玉也有文云辟兵後

二曰玉雞毛文悉備白玉也三曰穀璧徑六寸粟粒自然白玉也四曰

西玉母環一枚徑七寸  
白玉也五曰碧色寶圓而  
有光六曰如

意珠形如卵  
光如月七曰紅韎鞮大如粟八曰琅玕珠一枚

革蛄  
蛄胡

長二寸  
九曰玉玦如環四分缺其一  
十曰玉印有文如鹿形印物則鹿形

十一曰皇后採桑鉤長六寸形如箸屈其末色如金又如銀十二

支那

書明倫彙編家範典第廿七

三

張

撰述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七

三

手

曰雷公斧

長二寸闊二寸

十三曰

史失其名

帝覽之大悅以置

屬音

日中則白氣屬天名之曰定國寶帝以獻自楚州

卽皇太子始封之國又聞中原有災宜以第二寶

鎮之遂詔皇太子攝政事大赦天下

五月太上皇崩年七十有八帝自春至夏多不豫

及太上皇崩哀感號慟致疾相距十四日而崩年

五十四皇太子卽位是爲代宗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七

音釋

苒

而琰切

匕

呼罵切

妥

湯果湯

笄

古奚切婦人

喉

力屑切

鈞

徒鵠切

璫

古滿切

斡

任咸切

泌

使步必切

鳥鳴也

縞

胡道切

霄

似玉切

煦

呼句切

泝

普旦切散也

古寒切

琅

玕也

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庚子年餘贊刻此  
佛祖通載第十七卷計字八千四百八十三  
該銀四兩九錢二厘  
順治十八年四月 日徑山比丘徹微印開識

支那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七

三

手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八

唐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發代宗豫改年廣德

肅宗長子玄皇諸孫百餘人代居長爲嫡孫卽位後用元載爲

相而黜李泌及誅元載復用楊綰年五十三崩紫宸內殿葬元陵在位十七年

乙巳改年永泰○九月鑄金銅佛像於光順門率百僚

拜祀之十月吐蕃寇逼京師內出仁王經輦送西

明諸寺置百尺高座講之寇平○帝夢六祖惠能

大師請衣鉢歸于曹溪翌日遣中使送還是時寇

難屢逼帝寢以爲憂宰相王縉曰國家慶祚靈長

踏力彌

福報所憑雖多難無足道者祿山思明毒流方煽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敵而踣群戎來寇未及戰輒去非人事也帝由是篤意佛道修祠祀詔天

筆生

下官司無筆辱僧尼禁中講誦仁王護國經詔命不空三藏重譯舊本帝親爲之序官不空特進鴻臚卿是年詔法師良賁於大明宮之桃園造新仁王經疏成賁以表進呈畧曰洗心滌慮扣寂求音發明啓自天宮加被仰憑佛力咸約經論演暢真宗亦猶集群玉於荊山約百川於溟海火生於木並兩曜而俱明識轉於如體一相而等照成道者

法也載法者經也廣度羣有同於大通足菩提心  
羣如陛下意帝覽之稱善改大曆元年

道義禪師是年建金閣寺勅十節使助之以二稅

設蘭盆迎帝座

七月始作盂蘭盆會于禁中設高祖太宗已下七聖位備鑾輦建巨旛各以帝號標其上自太廟迎入內道場鏡吹鼓舞旌幢燭天是日立仗百僚於光順門迎拜導從自是歲以爲常癸未太廟二宮生靈芝帝賦詩美之百僚皆屬和

下  
○大教東被七百年矣

七月宰相杜鴻漸出撫巴蜀至益州遣使詣白崖



山請禪師無住入城問法曰弟子聞今和上說無  
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未審此三句是一是三無  
住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無妄名慧然一心不生  
則具戒定惠非一非三也曰後句妄字莫非從心  
否無住曰從女者是曰有據否無住曰法句經云  
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  
涯又問師還以三句接人否對曰初心學人還令  
息念澄停識浪清水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  
念亦不立也時庭樹鷓鴣鳴公曰師還聞否曰聞鷓  
去矣又問師今聞否曰聞公曰鷓去無聲云何言

杜丞  
相問  
法

杜相  
著  
信

聞無住顧四衆曰正法難聞各宜諦聽聞與不聞  
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今亦不滅有聲之時是聲塵  
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  
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流轉乃至色香味  
觸亦復如之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  
喜躍稱善又問弟子頃著起信論疏二卷得名解  
佛法否曰夫造疏皆用心思量分別但可著成傳  
益初學據論云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  
文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是一心  
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

既著種種相何由體解佛法公稽首曰師今從理  
確論合心地法門實不思議然何由得不生不滅  
契解脫去答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  
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公曰何謂  
識心見性答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爲不識  
真心不見本性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  
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舍不沉不浮無  
爲無相活潑潑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  
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鴻漸由是棲心禪  
悅嘗有詩云長願追禪理安能揖化源晚以疾辭

杜相  
依沙  
門墓

宰相釋位三日而薨臨終沐浴儼朝服加僧伽黎  
剃鬚髮而逝遺命依沙門法葬

論曰無住說法簡當明妙雅合首楞嚴所謂聞無  
生滅之旨宜乎聞者悟悅而信解也鴻漸靈武策  
立功臣家世奉佛其臨終剔髮鬚服僧衣遂與宋  
朝王文正公旦肖焉雖文正公巨德元勳完名高  
節卓冠名臣之表非鴻漸所能彷彿然暮年付囑  
諸子及其友楊文公大年丁寧曲折文公談苑著  
之甚詳茲可想見知佛之深而見道之明也嗚呼  
吾宗直指當人見聞覺知一段大事本爾現成奈



何人自棄昧往往終身役役爲他間事長無明者  
天下碌碌皆是若二公能自回頭存心後世打徹  
大事夫豈易得也哉

帝清涼國師澄觀字大休會稽人姓夏侯氏生於開  
元戊寅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口四十齒目光  
夜發晝乃不眴天寶七年出家至肅宗二年丁酉  
受具是年奉詔入內勅譯華嚴初至德中卽以十  
事自勵曰體不捐沙門之表心不違如來之制坐  
不背法界之經性不染情碍之境足不履尼寺之  
塵脇不觸居士之榻目不視非儀之綵舌不味過

午之餽手不釋圓明之珠宿不離衣鉢之側從牛  
頭忠徑山欽問西來宗旨授華嚴圖敎於京都說  
禪師至是大曆二年代宗詔入內與大辯正三藏  
譯經爲潤文大德旣而辭入五臺大華嚴寺覃思  
華嚴以五地聖人栖身佛境心體真如猶於後得  
智起世俗心學世間解繇是博覽六藝圖史九流  
異學華夏訓詁竺經梵字及四圍五明聖敎世典  
等書靡不該洽至建中四年下筆著疏先求瑞應  
一夕夢金容當陽山峙光相顯顯因以手捧咽面  
門旣覺而喜以謂獲光明徧照之徵自是落筆無

停思乃以信解行證分華嚴爲四科理無不包觀  
每慨舊疏未盡經旨唯賢首國師頗涉淵源遂宗  
承之製疏凡歷四年而文成又夢身爲龍矯首南  
龍身爲臺尾蟠北臺宛轉凌虛鱗鬣耀日須臾變百千數  
蜿蜒青冥分散四方而去識者以爲流通之像也  
初爲衆講之風景雲凝停講堂庭前之空中又爲  
僧叡等著隨疏演義四十卷隨文手鏡一百卷云  
是年帝召國師惠忠入內引太白山人見之帝曰  
此人頗有見解請師驗之忠曰汝蘊何能山人曰  
忝識山識地識字善算曰山人所居之山是雄山

是雌山山人茫然不能對忠曰識地否曰識忠指  
殿上地問曰此是何地答曰容弟子算方知忠曰  
識字否曰識忠於地上畫一畫曰此甚字山人曰  
是一字忠曰土上一畫是王字何謂一字耶又問  
能算否曰能忠曰三七是多少山人曰國師疏弟  
子三七豈非二十一忠曰卻是山人算貧道三七  
是十何謂二十一復問更有何能答曰弟子縱有  
亦不敢向國師開口忠曰縱汝有能亦俱未是師  
卻謂帝曰問山不識山問地不識地問字不識字  
惛莫別問算不解算陛下何處得此惛漢來帝謂山人曰



朕有國位不足爲寶師乃國寶也山人曰陛下真識寶者矣

是歲詔徑山道欽禪師至闕下帝親加瞻禮一日師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欽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忠國師曰朕欲賜欽師一名忠欣然奉詔遂賜號國一禪師後辭歸本山馬祖大師令門人智藏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只今便回師曰傳語卻須問取曹溪又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卻向汝

說至貞元八年示寂賜諡大覺禪師

昔牛頭惠忠禪師示寂師得法於威師爲牛頭宗第六祖平生一衲不易罷用唯一鐺嘗有供僧穀二廩盜者窺伺虎爲守縣令張遜者入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曰有三五人遜曰可得見否師敲牀三下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及移居莊嚴寺將建法堂有古樹羣鵲巢其上師謂巢曰此地建堂女可速去言訖羣鵲遷巢他樹及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潛資夜役不日而成由是學徒雲集師有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妄直心真實菩

提道場至是將終石室前掛鐺樹掛衣藤無故枯  
死師集衆布薩訖淨髮浴身是夕有瑞雲覆其院  
空中復有天樂之聲詰旦怡然坐化俄頃風雨暴  
震作震折林木有白虹貫于岩壑云西域大耳三藏  
至京師自云得他心慧眼帝令入光宅寺請國師  
惠忠試驗忠問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忠曰汝  
道老僧卽今在什麼處三藏云和上是一國之師  
何得往天津橋看弄猢猻又問老僧卽今在什麼  
處三藏曰和上是一國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  
忠第三問語亦如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忠叱曰

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

論曰四祖下融大師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樞  
子此黃蘗運公語也以黃蘗大機大用逸格手段  
作如是說則其然矣畢時學人相似語言以爲禪  
之者凡貶剝諸方往往猶不止於此嗚呼世謂學  
不躡等矧吾宗單傳心印用以了生死者其可以

躡力涉

躡等乎觀牛頭諸祖道盛一時於死生之際感驗  
昭著有生而百鳥啣花虎狼給侍者有滅而鳥獸  
哀鳴逾月乃止者有異香經旬而歇者有山林變  
白溪澗絕流者有空中神旛從西而來遶山數匝



者有所居舊院林木變白七日而復者及是忠禪  
師所感皆不思議事出於造化之表自非神德妙  
行蔽天地而不恥關百聖而不慚者曷以臻此邪  
如大耳三藏分證小果得五神通及見國師初二  
度國師以有所緣心則灼見其處及第三度國師  
入甚深祕密大寂定門大耳於是茫然不知然則  
證果有階級大道有淺深端不誣矣或謂巫咸相  
壺子堪擬國師者自性圓通與夫區區術數烏可  
同年而語哉

是年大廣智三藏不空示疾誡門人曰普賢行願

出無邊法門汝等勤而行之宜觀菩提心本尊大  
印直詮阿字了法無生證大覺身又命弟子趙遷  
執筆授所撰涅槃軌範以貽後世使準此送終以  
表辭帝詔遣內使賜湯藥勞問就加開府儀同三  
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辭讓數四不允不空歎曰  
吾以法濟世不意垂死濫汙封爵乃以先師金剛  
智所付法物因中使李憲誠進之遂沐浴更衣吉  
祥安臥而寂闇維頂骨不壞中含舍利光彩奪目  
御史嚴郢撰紀德碑太常徐浩書之于石其辭曰  
和上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故不書

迄許吉玄宗燭知至道特見高仰迄肅中代宗三朝皆爲灌頂國師以玄言德祥開佑至尊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褒表之及示疾不起又就臥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皆牢讓不允特賜法號曰大廣智三藏大曆五年夏六月癸未減度于京師大興善寺代宗爲之廢朝三日贈司空追諡大辯正廣智三藏和上茶毘日詔遣中謁者齋祝文祀祭申如左之敬睿詞深切加薦令芳禮冠群倫舉無與比明年九月詔以舍利起塔于舊居寺院和上性聰朗博觀前佛法藏要青緇門燭立邈蕩蕩其無雙

稽夫真言字儀之憲度灌頂升壇之軌迹卽時成佛之速應聲儲祉之妙天麗且彌地普而深固非未學所能詳也敢不槩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埵親於毘盧遮那佛前受瑜伽最上乘義後數百年傳於龍猛菩薩龍猛又數百年傳於龍智阿闍黎龍智傳金剛智阿闍黎金剛智東來傳於和上和擁乞上又西遊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阿闍黎揚摧十八會法法化相承自毘盧遮那如來至於和上凡六葉矣每齋戒留中導迎善氣登禮皆荅福應較然溫樹不言莫可紀已西域隘巷狂象奔突以慈



眼視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吳鼓駭以定力對之未移晷而海靜無浪其生也母氏有毫光照燭之瑞其沒也精舍有池水竭涸之異凡僧夏五十享年七十自成童至于晚暮常飾供具坐道場浴蘭焚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嘗有傾欹懈倦之色過人絕遠乃如是者後學陞堂誦說有師法者非一而沙門惠朗受補處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日紹六爲七至矣哉於戲法子永懷梁木將絕本行託予勒崇昔承微言今見几杖光儀眇漢壇宇清愴綦書昭銘小子何讓

銘曰嗚呼大士起我三宗道爲帝師秩爲儀同昔在廣成軒后順風歲逾三千復有肅公瑜伽上乘眞語密契六葉授受傳燈相繼述者牒之爛然有第陸伏狂象水息天吳慈心制暴慧力降愚寂然感通其可測乎兩楹夢奠雙樹變色司空寵終辨正旌德天使祖祭宸衷悽惻詔起寶塔舊庭之隅下藏舍利上飾浮圖跡殊生滅法離有無刊石爲碣傳之大都

妾越州律師曇一卒補開梁肅製其碑曰釋氏先律師諱曇一字覺胤報年八十僧夏六十一以大曆

六年十二月七日滅度于越州開元寺遷座起塔于秦望山之陽製緣會塋者以千百數大師南陽張氏曾祖隋太常伯始家會稽之山陰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幼學五經因探禹穴至雲門寺遂依沙門諒公出家景龍中剃度尋受具戒天縱辯慧益以軌儀翕然已爲人望矣開元初西遊長安觀音亮律師見而奇之授以毘尼之學又依崇聖寺壇子法師學俱舍唯識從印度大沙門無畏受菩薩戒探道觀奧出類拔萃期月之間名動京師大師崖岸峻峙機神坦邁體識詳雅應用虛明得

亮以  
展

三藏之隱蹟究諸宗之源底加以素解玄儒旁總曆緯長老聞風而悅服公卿下榻以賓禮由是與少保亮國公陸公象先賀賓客知章李北海邕徐中書安貞褚諫議庭誨爲儒釋之遊莫逆之友其導世皆先之以文行弘之以戒定入蘭室而馨香自發臨水鏡而毫髮必鑑不知其所由然矣開元二十六年復歸會稽謂人曰三世佛法戒爲根本之不修道遠乎哉故設教以尸羅爲主取鄴郡律疏合終南事鈔括其同異詳發正義學徒賴焉大凡北際河朔南越荊閩四分之宗自我而盛烈



炬之破昏黑群流之赴澗澤適來之時行化也如彼有爲而生乘化而息草木潛潤慈雲無心適去之時處順也如此人世遷轉道存運往瞻望不見寂寥空山哀哉銘曰越水漫漫崇山回合大師化滅式建靈塔緬慕上士誕修淨法有威有儀不淫

寔爲

不雜德溥化洽雲從海納勒銘垂後千萬億劫

是歲淮南節度使楊州牧御史大夫張延賞狀舒州三祖行實請謚于朝夏四月天子賜謚曰鏡智禪師刺史獨孤及製賜謚碑曰按前志禪師號僧粲不知何許人出見于周隋間傳教於惠可大師

掘衣鄴中得道於司空山謂身相非真故示有瘡疾謂法無我故居不擇地以衆生病爲病故所至必說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內外中間故必言不以文字其教大畧以寂照妙用攝群品流注生滅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離名字身等空界法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禪師率是道也上膺付屬下拯昏疑大雲垂蔭國土皆化謂南方教所未至我是以有羅浮之行其來不來也其去無去也旣而以袈裟與法俱付悟者道存影謝遺骨此山今二百歲矣皇帝卽位後五

年歲次庚戌某剖符是州登禪師遺居周覽塵跡  
明徵故事其茶毘起塔之制實天寶景戌中別駕  
前河南尹趙郡李公常經始之碑版之文隋內史  
侍郎河東薛公道衡唐相國河南房公琯繼論撰  
之而尊道之典易名之禮則朝廷方以多故而未  
遑也長老比丘釋湛然誦經於靈塔之下與澗松  
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焉與禪衆寺大律師  
澄俊同寅叶恭亟以爲請會是歲嵩山大比丘釋  
惠融至自廣陵勝業寺大比丘釋開悟至自廬江  
俱慕我禪師後七葉之遺訓日相與歎塔之不命

中去  
聲

號之不崇懼象法之根本墜于地也願申無邊衆  
生之弘誓以紓罔極楊州牧御史大夫張公延賞  
以狀聞於是六年夏四月上霈然降輿廢繼絕之  
詔冊謚禪師曰鏡智塔曰覺寂以大德僧七人掃  
灑供養天書錫命輝煥崖谷衆庶踴躍謂大乘中  
興是以大比丘衆議立石于塔東南隅紀心法興  
廢之所以然某以謂初中國之有佛教自漢孝明  
始也歷魏晉宋齊及梁武言第一義諦者不過布  
施持戒天下惑於報應而人未知禪世與道交相  
喪至菩提達磨大師始示人以諸佛心要人疑而



未思惠可大師傳而持之人思而未修迨禪師三  
葉其風寢廣真如法味日漸月漬萬木之根莖枝  
葉悉沐我雨然後空王之密藏二祖之微言始行  
於世間浹於人心當時聞道於禪師者其淺者知  
有爲無非妄想深者見佛性於言下如燈照物朝  
爲凡夫夕爲聖賢雙峯大師道信其人也其後信  
公以傳弘忍忍傳惠能神秀秀公傳普寂寂公之  
門徒萬人陞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惠者一曰弘  
正正公之廊廡龍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之荊吳  
於音自是心教之被於世也與六籍侔盛於戲微禪師

戲音

吾其二乘矣後代何迷焉庸詎知禪師之下生不  
爲諸佛故現比丘身以救濁却乎亦猶堯舜既往  
周公制禮仲尼述之游夏弘之使高堂后蒼徐孟  
戴慶之徒可得而祖焉夫以聖賢所振爲木鐸其  
揆一也諸公以爲司馬子長立夫子世家謝臨川  
撰惠遠法師碑銘今將令千載之後知先師之全  
身禪門之權輿王命之追崇在此山也則揚其風  
紀其時宜在法流某嘗味禪師之道也久故不讓  
其銘曰人之靜性與生偕植智誘於外染爲妄識  
如浪斯鼓與風動息淫駭貪怒爲刃爲賊生死有

涯緣起無極如來憫之爲闢度門卽妄了真以證  
覺源啓迪心印貽我後昆間生禪師俾以教導二  
十八世迭付微言如如禪師應期弘宣世濁法滅  
獨與道全童蒙來求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  
圓性身本空我爲說焉如如禪師道旣棄世將二  
十紀朝經乃屆皇明昭賁億兆摸拜凡今後學入  
佛境界於取非取誰縛誰解萬有千歲此法無壞  
季魯郡公顏真卿撰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曰  
如來以身口意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  
住坐臥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

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則憍陳如之善來迦葉波  
之尚法諸聲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  
磨相承其致一也漢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竺五  
葉門支法領等始於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  
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十尼自遠而來爲尼  
受具後秦姚興弘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陀耶舍譯  
出四分律本而關中先行僧祇江南盛行十誦至  
元魏法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聰傳道覆覆傳惠  
光光傳雲暉願願傳隱樂洪雲雲傳遵遵傳智首  
首傳道宣宣傳法勵滿意意傳法成成傳大亮道



省亮傳雲一道岸超惠澄澄傳惠欽皆口相授受  
璠於壹奧欽俗姓徐洪州建昌人也蓋漢孺子之  
後年二十二尋師於臨川楮山後五歲削髮隸于  
高安龍崗寺遂受戒有唐義淨則譯經上足曰洪  
州之靈傑其秉宣羯磨者曰兩京滌法銳欽智度  
冲持  
中月光明騁辯才而龍象蹴踏江嶺之外凜然風生  
開元末北游京師充福先大德常誦涅槃經而講  
之兼明俱舍論維摩金剛經又登講座其下日有  
二三千人由是名動輦轂屬祿山作亂杖錫南歸

居于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蹤於  
寺比剏置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絕欽雖堅持律  
儀而志在弘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  
輔演十卷嘗撰本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作  
者三年真卿添刺撫州東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  
內史謝靈運翻涅槃經古臺基局儼然軒陛摧圯  
高行頭陀僧智清者首事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  
七月真卿續秩將滿有觀察使尚書御史大夫趙  
國魏公願以我皇帝降誕之辰奏爲寶應寺仍請  
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允許

於是鼎新輪奐其興也勃焉乃請止觀大師法源  
法泉襄陽乘覺清涼善弘羅浮圓覺佛跡本喻餘  
杭惠達洎常州海通海岸等同住熏修以資景福  
僉以爲學徒雖增毘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  
壇而董木鐸焉仍俾龍崗道幹天台法裔招提智  
融白馬法胤衡嶽智覺同德義盈香城藏選龍興  
藏智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於是遠近駿奔道場  
側塞聖像放光而龍王不雨者四旬僧尼等三百  
五十七人而文士正議大夫前衛尉少卿張廷臯  
脫俗歸真其法名曰壞網爲稱首焉又欽此年已

於音  
鳥

來爲受具者凡一萬餘人江嶺湖海之間幅員千  
里像法於變皆欽化道之力焉臨川在嶺隅未嘗  
弘律於是二衆三百餘人請法裔敷演而依止之  
後有上都資聖寺高德曰還本律主偉茲能辯深  
嗟嘆而讚美之謂於寺東南置普通無礙禪院內  
立鎮國觀音道場請善弘居之以開悟心要雲一  
上足曰智融精持本事如會尊衆乃命智晃等於  
普通道場東置律藏院勅立戒壇以行欽公之來  
儀且施肇紀之不朽經營未幾壇殿鬱興肅乎渡  
海浮囊分毫絕羅刹之請嚴身瓔珞照耀有摩尼



之光則入佛位而披伽黎者名香普熏神足無極  
半月可勝紀而無絕乎有唐大曆辛亥歲行撫州  
刺史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書而志之

賈九年度士史華以術得幸因請立刃梯與沙門角  
法有旨兩街選僧尅日校勝負沙門崇惠者不知  
何許人常誦首楞嚴咒表請挫之帝率百僚臨觀  
史華履刃梯而上命惠登之惠躡刃而昇往復無  
傷惠承勝命聚薪于庭舉烈焰惠入火聚呼史華  
令入華慚汗不敢正視帝大悅而罷賜崇惠號護  
國三藏後不知終沙門圓澤者寓東都惠林寺與

李源訪  
圓澤

燈持

喉極  
虛

斜音  
斜耶

隱士李源厚善惠林卽源舊第也父燈守東都爲  
祿山所害源以故不仕常居寺中與澤談噉終日  
偶相牽游峨嵋山源欲自荊州泝峽以往澤欲由  
長安斜谷源以爲久絕人事不欲復入京師澤不  
能強遂自荊州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襦負甕而汲  
者澤望而泣曰所不欲由此者爲是源驚問故澤  
曰婦人孕三稔矣遲吾爲之子不逢則已今旣見  
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令速生三日浴見  
願公臨顧以一笑爲信後十三年於杭州天竺寺  
外當與公相見源悲哀具浴至暮而澤亡婦乳三

日源往視之見見源果軒渠而笑卽具以語其家  
墓訖源返寺中後如期自洛之吳赴其約至期於  
葛洪井畔聞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  
精寬賞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  
異性常存源曰澤公健否答曰李君真信士然世  
緣未盡且勿相近惟勤修不惰乃復相見又歌曰  
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  
已徧却回煙棹上瞿塘遂隱不見源復歸惠林至  
長慶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曰源天  
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沉默理契深要

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此真節棄於清世臣竊爲  
陛下惜之穆宗下詔以源守諫議大夫不赴尋以  
壽終

乙卯國師惠忠將終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  
麼生忠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護身符子作麼乃入  
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忠曰告  
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忠良久曰  
會麼帝曰不會忠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  
此事以十二月九日右脇而寂門弟子奉全身於  
黨子谷建塔賜諡大證禪師帝尋召應真入內舉



前語問之莫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真迹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代宗嘗在便殿指天下觀軍容使魚朝恩謂忠曰朝恩亦解些子佛法朝恩卽問忠曰何者是無明無明從何而起忠曰佛法衰相今現帝曰何也忠曰奴也解問佛法豈非衰相今現朝恩色大怒忠曰卽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朝恩復抗聲曰有人言師今是佛得否忠曰朝廷有人言汝是天子果否朝恩伏地曰死罪死罪朝恩實非天子忠曰我不是佛所以二尊不並化

朝恩曰師長作凡夫無成佛時耶忠曰我向後必當作佛汝姓什麼朝恩曰姓魚忠曰我向後作佛不名惠忠汝向後若作天子改卻姓莫不姓魚否朝恩伏地曰死罪死罪朝恩此去實不敢向師論佛法忠謂帝曰幾帕殺此奴

百十二年宰相元載王縉有罪載伏誅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八百斛他物稱是縉貶括州刺史縉素奉佛不茹葷晚節尤謹妻死以第爲佛祠初帝未知重佛每從容問縉所以然縉必開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由是宮中祀佛梵唄齋熏無少懈群

臣承風旨言死生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議者以  
縉與杜鴻漸泥佛太過云

卒○米斗三文○貓鼠同乳

某三月上崩太子卽位

十四年天柱山崇惠禪師示寂師彭州人得法於  
牛頭威禪師後居天柱寺僧問達磨未來此土還  
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時且置卽今事作麼生曰  
某甲不會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又曰闍  
黎會麼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  
麼他家來太似賣卜漢相似見汝不會爲汝錐破

卦文才生吉凶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問如何是  
解卜底人曰汝才出門時便不中也問宗門中請  
師舉唱答曰石牛長吼真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  
間如何是西來意曰白猿抱子歸青嶂蜂蝶啣花  
綠藥間及是遷化肉身不壞數百年猶在

睿德宗适改年建中

代宗長子詔天下勿上祥瑞放  
馴象出宮女用盧杞爲相致未

始定  
二稅

泚之亂幸奉天壽六十四崩葬崇陵在位二  
十五年○立誦爲皇太子○始定秋夏二稅

沙門惠超於五臺乾明寺錄出大廣智三藏不空  
所譯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  
教王經其序文曰大唐開元二十一年歲次癸酉



正月一日於薦福寺道場內金剛三藏與僧惠超  
千臂文殊授大乘瑜伽金剛五頂五智尊千臂千手千鉢千  
佛釋迦曼殊室利菩薩祕密菩提三摩地法教於  
其後受是法已不空三藏奉事經于八載至開元  
二十八載歲次庚辰四月十五聞奏開元聖上皇  
於薦福御道場內至五月五日奉詔譯經卯時焚  
燒香火起首翻譯三藏演梵本惠超筆授大乘瑜  
伽千臂千鉢曼殊室利經法教十二月十五日纔  
訖天寶元年二月十九日三藏將此梵本及五天  
竺阿闍黎書並付與梵僧目叉難陀婆伽令送此

經梵本并書將與五印土南天竺國師子國本師  
寶覺阿闍黎經今不回後於大曆九年十月再至  
大興善寺大師大廣智三藏和上邊復伸咨決大  
教瑜伽心地祕密法門復將千鉢曼殊經本至建  
中元年四月十五日到五臺山乾元菩提寺遂將  
舊翻唐言梵音經本於寺校證至五月五日惠超  
重與抄寫出一切如來大教王經瑜伽祕密金剛  
三摩地三密聖教法門述經祕義諸佛出世應物  
隨意志求者智鏡玄通念之者無憂不入根緣感  
赴必籍此經登菩提山除去邪執契傳二密得究

瑜伽要祕法門窮理微妙身口意業用智修持戒  
定慧學顯現通達證如來地以信爲首乘般若舟  
速超彼岸今述曼殊之德靈迹宛伽聖覺無方神  
力潛運以多塵劫悲願不住菩提一主無二尊現  
爲菩薩自茲金色世界來其忍土清涼之山導引  
羣品而卽現燈現雲及萬菩薩信生奇特現光現  
相人皆發明正智爲利益三世蒼生有趣悉證菩  
提也

歲○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官借其餘以供軍

麥○稅閒架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八

音釋

焮

尸戰切  
熾也

适

古活切  
疾也

鰲

布活切  
尾長貌

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庚子年餘贊刻此  
佛祖通載第十八卷計字九千二百三十一字  
該銀五兩三錢二分  
順治十八年五月日徑山比丘徹微印開識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九

唐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改興元○是年壽州毛罕妻生子毛債猪頭象耳  
騾足魚腮人身鐵杖自鞭金田掃地償盜常住錢  
債也南嶽明瓚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宰相李  
泌乾元中辭入衡嶽瓚隱居上封泌往謁之瓚誦  
經其聲先悲悽而後悅豫泌隱知音因謂曰將非  
避隱者有雲霄意乎瓚唾之曰莫相賊莫相賊泌  
色不爲動瓚久之見泌立候不懈乃曰飯未泌曰

未也瓚撥火出芋食與語久之辭去瓚撫其背曰  
好做十年宰相至是泌感事爲帝言其高行有詔  
徵之使者至石窟宣麻命曰尊者起謝恩瓚寒涕  
垂頤凝坐畧不以介意使者難其淳正不之迫回  
奏其事帝咨美之數四不已瓚著歌一篇其辭曰  
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真心無散亂  
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算兀然無事  
坐何曾有人喚向外覓功夫總是癡頑漢糧不蓄  
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饑來喫飯困來卽眠愚人笑

嚼之

我智乃知焉不是癡鈍本體如然要去卽去要住  
卽住身披一破衲腳著娘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  
轉相悞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謗天真佛真  
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曾受熏鍊心是無事心  
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無事本無  
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箇中意種種勞  
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舉頭見日高乞飯從頭<sup>律力</sup>律  
將功用功展轉昏蒙取卽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  
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  
真與細如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



撰述

佛前集 通鑑卷第一百

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幙  
夜月爲鈎臥藤蘿下塊石枕頭不奉天子豈羨王  
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常只寧萬法  
皆爾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

台宗  
荆溪

荆溪湛然禪師臨終告其徒曰大道無方無體生  
歟死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聊與汝  
等談道而決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  
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爲三因在聖爲三德蕤  
炆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利人在斯  
而已爾其志之言訖而化翰林梁肅題其碑陰曰

聖人不興必有命世者出焉自智者以法付灌頂  
頂再世而至左溪朗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乘  
煥然中興其受業身通者三十有九人而縉紳先  
生高位崇名屈體受教者數十師嚴道尊遐邇歸  
乙丑仁自非命世亞聖曷以臻此改貞元

止觀  
結例

賣二年翰林梁肅修天台止觀論成著止觀統例曰  
夫止觀何爲也導萬化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  
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  
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  
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

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卽絕待以照本御大車以禦正乘大事而總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頤而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闕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目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

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也者相對之義中道也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卽三至三卽一非相舍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爲小爲大爲通爲別爲頓爲漸爲顯爲秘爲權爲實爲定爲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爲一爲大爲圓爲實爲無任爲中爲妙爲第一義是一三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爲言者也假也者立萬



法而爲言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爲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自假則何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修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旁禱萬劫而不違熏載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無寓名之曰佛強號之曰覺究其旨解脫自在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知此

蓋音導

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畧者舉其弘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始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闕其餘者非修之要也乘者何也載物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豈藉夫九哉九者非他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無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徧破者徧無所破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爲章目推而

廣之不爲繁統而簡之不爲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雜也如懸鏡不可揜也如通川不可遏也議家多門非諍論也按經正義非虛說也辯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爲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思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之又何疎漏耶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等覺至人猶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醯雞而說大鵬夏虫之

西聲  
夷說

議層冰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尋果地無益初學豈如暗然自修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爲事乎是大不然凡所謂上聖之域豈隔濶遼寬與凡境杳絕與是惟一性而已得之謂悟失之謂迷一理而已迷而爲凡悟而爲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離異同而究聖神使群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于日月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踣墮落可勝已乎噫去聖



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含識而已致使魔邪詭  
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爲坑爲穽有膠於文句不  
敢動者有流於湔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  
至者有太近而我身卽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  
竅號而稱慧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  
神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廣者有罕言而爲密者  
有齒舌潛傳而爲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爲祖繼  
祖爲家反經非聖昧者不覺仲尼有言道之不明  
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八年智者  
去世至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

師其始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小  
威又其次曰左溪朗公其五曰荊溪然公須於同  
門中慧解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辭  
爲本故也或失則繁或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緘授  
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溪始弘解說而知者蓋  
寡荊溪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矣備矣  
荊溪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云生而知之  
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不學又其次也夫  
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溪者  
也若其嗜欲溪耳目塞雖學而不知斯爲下矣今

一撰述

何而歷不違事元第

十

我尤

夫學者內病於蔽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  
年不能得其益是則業文爲之屢校牴足也焚句  
爲之簸糠眯目也以不能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  
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常戚戚於是整其宏綱  
撮其機要其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  
伸之其義之迂其辭之鄙或難除之或潤色之大  
凡浮疎之患十愈其九廣畧之宜三存其一於是  
祛鄙滯導悫謹貽諸他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  
且不以止觀罪我亦無隱乎爾建中上元甲子首  
事筆削三年歲在析木之津功畢云爾

戊辰般若三藏新譯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成代宗皇  
帝親製叙文曰大朴既散有爲遂作名利牽乎德  
巧智喪乎真愛惡攻乎性情因緣堅其染習內則  
百慮無節外則六根競誘天理滅而莫知道源迷  
而忘返淪溺苦海劫盡還初惟至人了萬物之宗  
越三界之表廓獨立而不改徧諸有而常然故能  
開導群迷濟拔流品六波羅蜜經者衆法之津梁  
度門之圓極也昔日月燈明如來爲菩薩說歷劫  
曠遠真偈寂寥文殊師利於耆闍會中與彌勒菩  
薩語及其事成一切種智會無量義因唯佛能知

代宗  
御序



唯佛能說教必有主其在茲乎是以釋迦如來爲法而生俟時而現三身不異故處代而常離萬行無修故隨方而自在運慈悲之力開攝護之門因其六塵示之六度導於法分全證法身結習紛綸乘理而悟是真般若之旨也故有慈氏善問大音液音讚言天垂寶華雲集仙蓋甘露流液光明燭幽使迷方淺溪皆得自然之慧恒沙億衆能通般若之知嘗試論之先儒有言誠者自成而道自導也夫誠已於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誠物於外則不言而應不爲而成其內者證法之身其外者大悲

之力德產之致密化育之功也夫春風吹發萬類咸滋旭日升晝群陰盡釋乾坤易簡之道是則大同神明幽贊之情孰云區別殊途一致其理固然朕虔奉丕圖保乂烝庶思建皇極以升大猷遐想靈蹤期於叶契舍城妙說久祕梵文徒懷瀉瓶未啓遺夾微言不昧將或起予於是劉賓沙門般若受旨宣揚光宅沙門利言爲之翻譯時大德則資聖寺道液醴泉寺超悟慈恩寺應真莊嚴寺圓照光宅寺道岸等法門領袖人中龍象證明正義輝潤玄文知釋迦之寶城識衆尊之滿宇以貞元四

年歲次戊辰十二月二十八日於西明寺譯成上進凡一部十卷神龍翊衛如從金口之傳梵衆護持無異毫光之現朕齋心滌慮仰味宗源聞所未聞寔爲希有聊因暇日三復斯經雖法海甚深波流不讓舉其梗槩昭悟將來二月江西馬祖大師道一示寂師漢州什邡人姓馬氏容貌豐偉牛行虎視引舌過準足有二輪文遇懷讓禪師密契心法始自建陽遷臨川次南康所至聚徒說法勸建禪林大曆中始居豫章開元寺嘗示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卽佛達磨大師自南天竺

國來此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有各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取惡淨穢兩邊都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云三界唯心森羅及萬像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卽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但隨時言說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無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



聖胎任運過時復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卽不生師於開元示寂先是師嘗經由豫章泐潭之石門愛其山水奇勝洞壑平坦顧謂其從曰吾朽質之日歸骨于此至是門弟子奉靈骨舍利建道場于石門相國權德輿爲之碑宣宗賜諡大寂禪師得法弟子凡百三十有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禪宗至此大盛于世

大珠惠海禪師者建州人初叅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

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麼我這裏一物也無求什麼佛法師遂禮拜問那箇是惠海自家寶藏祖曰卽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禮謝畢服勞久之後以受業師年老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現癡訥撰頓悟入道要門一卷爲好事竊出及馬祖見之卽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知師本姓朱者遂共尋訪師由是道望顯著說法彼翻海湧浩然無礙有頓悟門及廣語行于世

奉迎佛骨

撰述

佛前歷代撰述卷第二

拜九

六年石頭希遷禪師示寂師得法於清原天寶中  
居衡山南寺寺東有石其狀如臺乃結菴其上時  
號石頭和尚南嶽鬼神多見身聽法師皆與之授  
戒大曆中江西王太寂湖南王石頭往來憧憧並  
湊二大士之門嘗示衆曰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  
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卽心卽佛心佛衆生  
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  
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  
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

參同  
契

等知之無所不備師初閱肇論云會萬物爲已者  
其唯聖人乎遂豁然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因著  
參同契其辭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  
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  
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  
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像聲元無樂苦  
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  
母火熱風動搖水溼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  
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  
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



以明相觀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遠近逃隔山河固謹白叅玄人光陰莫虛度

齋○張滂請稅茶得錢四十萬緡茶稅之始也

淳十二年宣河東節度使禮部尚書李詵備禮迎法師澄觀入京觀至有旨命同蜀賓三藏般若翻譯烏茶國所進華嚴後分梵夾帝親預譯場一日不至卽差僧寂光依僧欲云皇帝國事因緣如法僧事與欲清淨觀承睿旨翻宣旣就進之帝命開示

兢音  
惕他  
歷

華嚴宗旨群臣大集觀陞高座曰我皇御宇德合乾坤光宅萬方重譯來貢東風入律西天輪越海之誠南印御書北闕獻朝宗之敬特回明詔再譯真詮光闡大猷增輝新理澄觀顧多天幸欽屬盛明奉詔譯場承旨幽贊拊躍兢惕三復竭愚露滴天池喜含百川之味塵培華岳無增萬仞之高極虛空之可度體無邊涯大也竭滄溟而可飲法門無盡方也碎塵刹而可數用無能測廣也離覺所覺朗萬法之幽邃佛也芬敷萬行榮耀衆德華也圓茲行德飾彼十身嚴也貫攝玄微以成真光之

撰述

伊元庵个通華卷第一

撰述

彩經也總斯七字爲一部之宏綱將契本性非行  
莫階故說普賢無邊勝行行起解絕智證圓明無  
礙融通現前受用帝大悅賜觀紫方袍號教授和  
尚其後相國齊抗鄭餘慶高郛請撰華嚴綱要三  
卷相國李吉甫侍郎歸登駙馬杜琮請述正要一  
卷又爲南康王韋臯相國武元衡著法界觀玄鏡  
一卷僕射高崇文請著鏡燈說文一卷司徒嚴綬  
司空鄭元刺史陸長源請撰三聖圓融觀一卷節  
度使薛華觀察使孟簡中書錢徽拾遺白居易給  
事杜羔等請製七處九會華藏界圖心鏡說文十

卷又與僧錄靈邃大師十八首座十寺三學上流  
製華嚴圓覺四分中觀等經律論關脉三十餘部  
皆古錦純金隨器任用云

昂十五年清涼受鎮國太師號進加天下大僧錄四  
月帝誕節敕有司備儀輦迎教授和上澄觀入內  
殿闡揚華嚴宗旨觀陞高座曰大哉真界萬法資  
始包空有而絕相入言象而無迹妙有得之而不  
有真空得之而不空生滅得之而真常緣起得之  
而交映我佛得之妙踐真覺廓淨塵習寂寥於萬  
化之域動用於一虛之中融身利以相含流聲光



而遐燭我皇得之靈鑒虛極保合太和聖又掩於  
百王淳風扇於萬國敷玄化以覺夢垂天真以性  
情是知不有太虛曷展無涯之照不有真界豈淨  
等空之心華嚴教者卽窮斯旨趣盡其源流故恢  
廓宏遠包納冲邃不可得而思議矣指其源也情  
塵有經智海無外妄惑非取重玄不空四句之火  
莫焚萬法之門皆入冥二際於不一動千變而非  
多事理交涉而兩忘性相融通而無盡若秦鏡之  
互照猶帝珠之相含重重交光歷歷齊現故得圓  
至功於頃刻見佛境於塵毛諸佛心內衆生新新

作佛衆生心中諸佛念念證真一字法門海墨書  
而不盡一毫之善空界盡而無窮語其定也冥一  
心於無心卽萬動而常寂海湛真智光含性空星  
羅法身影落水圓音非叩而長演果海離念而  
心傳萬行忘照而齊修漸頓無得而雙入雖四心  
廣被八難頓超而一極唱高二乘絕聽當其器也  
百城詢友一道棲神明正爲南方盡南矣益我爲  
友人皆友焉遇三毒而三德圓入一塵而一心淨  
千化不變其慮萬境順通于道契文殊之妙智宛  
是初心入普賢之玄門曾無別體失其旨也徒修

因於曠劫得其門也等諸佛於一朝諦觀一塵法  
界在掌理深智遠識昧辭單塵黷聖聰退座而已  
帝時默湛海印朗然大覺顧謂群臣曰朕之師言  
雅而簡辭典而富扇真風於第一義天能以聖法  
清涼朕心仍以清涼賜爲國師之號朕思從來執  
身心我人及諸法定相斯爲甚倒群臣再拜稽首  
頂奉明命由是中外台輔重臣咸以八戒禮而師  
之

是歲廬山東林律大德熙怡卒許竟佐製其碑曰  
大師熙姓曹氏桂陽人也舊勲前烈垂休積慶史

踵主  
勇

氏詳之矣夫真如不遠其要在乎無垢妙理不溪  
其要在乎見性本於真實暢其虛無俾聆芳咀潤  
孜孜請益則大師之教也大師體識溪靜風度端  
敏受具戒於南嶽修律儀於東林常趺坐一室而  
四方學者差肩繼踵發此柔軟納其歸依竟言玉  
振微文冰釋故崇德雅美臨壇持法垂五十年嘗  
以至德初隸東林寺居耶舍塔院數逾二紀而信  
心長者懷甘奉贄紛然並進監廚守藏不遑祇受  
旣而悉歸精舍頒于衆僧大師率同門人布衣糲  
食而已故推已以見相因相而歸空搜閱精微鑽



研旨要嘗苦背悶而針石不能及也故於中夜累  
歎有神人撫背殊形駭物斯須乃去自茲窮討經  
論切磋心要加以律儀端靜受持勤至感通之應  
故難盡書至於山鹿歸仁林鳥効祉大師之室不  
龔重足駭也大曆五年躋五老峰望彭蠡臨瀑布乃泐  
凌雲精舍爲經行之地旁引泉竇以滌塵迹近躡  
松壑以求清涼丹崖雲岫勢若屏牖然趨風望景  
攀危輦重翼如而至者難以數記積十餘年乃至  
大林精廬淬法刃然心炬俾夫恂恂圍繞者割其  
縛導其迷洗然而自得貞元中歸東林戒壇院以

吾道已成吾教已行十五年秋七月召門弟子曰  
吾隨化還須更寂滅僧臘五十報齡七十一大師  
精貫六藝旁達百氏嘗與故太師魯國公顏真卿  
故丞相趙公憬故御史大夫盧公群今吏部侍郎  
楊公於陵爲叅禪之侶幽鍵洞發玄言兩得門人  
法粲等十餘人傳其教焉高僧傳誌熙怡異迹尤  
多而竟佐之文美雅故錄其文而不載其傳

禪十六年逸士劉軻游廬山之黃石岩遇高僧異之  
因爲記曰古老有言太極之氣積成山嶽洩爲川  
瀆然則匡阜之境其大者乎庚辰歲山客劉軻來

拾恠異自麓至頂却下半里餘次于黃石岩岩中有棲禪子不知其幾臘乃蹟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及問其往年但以手指松桂曰毫髮我植今環人臂烏飛兔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昏旦霜炎之凍灰生落之榮頽去留之沿泝雖云云自彼而於我蔑如也於戲句非岩房峭絕僧行孤峙則人境兩失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雲煙雜乎履舄嵐靄生於襟袖群形浩擾併人眸子每煙雨初霽山光澄練泠泠仙語如在耳右況又聳凌競上冥冥焉知不能與洪崖接袂浮丘連駕盈縮造化吐納

顯氣絕慚顏於厚面遠喧卑於臊穢乎不得而然者蓋鈎也餌也名爲利鈎利爲名餌吞鈎食餌手足羈鎖彼焉得跳躍於此乎夫禪子脫去桎梏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一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任斯境也禪師生宜春姓黃氏名常進以師久住遂以其姓易其岩名焉辛巳南嶽雲峯律師法證示寂師族郭氏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廣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以爲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用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儀莫不震動悼懼



如聽誓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歔  
忻踴如獲肆宥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  
則冠其位凡度學者五萬人壽七十有八僧臘五  
十七河東椰子厚銘其塔復爲之碑曰乾元元年  
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  
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  
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凡蒞事五十年  
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異曰素  
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軌行峻特器  
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以尊嚴整齊明列義

髻音條

類而人知其所不爲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以高廣  
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  
受教髻童毀齒踴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  
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煖裘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  
讀群經俾聖言必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伍伐木  
輦土作佛塔廟洎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  
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  
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爲生而知未始來沒而  
知未始往也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  
其詞曰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夫子之詔維大中以

告後學是効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秘必通以興祠宮遐邇攸從師之族由號而郭世德有奕從佛於釋師之壽七十有八惟終始罔闕丕冒遺烈厥徒蒸蒸惟大教是膺惟憲言是懲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年○雪下一丈○丹霞出家年六十四矣

綦隱士陸羽卒羽字鴻漸初爲沙門得之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

從他活

以爲儀乃以陸爲姓氏名而字之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乎逃去爲優人天寶中太守李齊物異之授以書貌悅陋口吃而辨上元中隱苕溪與沙門道標皎然善自號桑苧翁闔門著書召拜太子文學不就嗜茶著茶經三卷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突間祀之爲茶神初開元中有逸人王休者居太白山每至冬取溪水敲其精瑩者煮茗共客飲之時覺佛寺僧志崇取茶三等以驚雷笑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待客赴



撰述

佛前集卷第二

并州

茶者至以油囊盛餘滴以歸復有常伯熊者因盧  
仝茶詩深信飲茶之益乃取羽之論復廣著茶功  
御史李季卿宣慰江南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  
執罷而前季卿爲再舉杯時又有舉羽者召之羽  
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爲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  
其後尚茶成風致回紇入朝驅馬市茶焉

紇下沒

是歲東都聖善寺大師凝公卒翰林白居易作八  
漸偈弔之其序曰居易嘗求心要於師師賜教焉  
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由是入  
於耳貫於心嗚呼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

自得  
即入  
漸偈

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  
次而贊之廣一言爲一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  
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也旣而升于堂  
禮于牀跪而唱泣而去偈曰 觀 以心中眼觀  
心外相從何而有從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真妄  
覺 惟真常在爲妄所蒙真妄苟辨覺生其中  
不離妄有而得真空 定 真若不滅妄卽不起  
六根之源湛如止水是爲禪定乃脫生死 慧  
專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慧則無滯如珠在  
盤盤走珠慧 明 定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

支那

佛前集卷第二

三

錢九

物物無遺形如大圓鏡有應無情 通 慧至乃  
明明則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  
自在 濟 通力不常應念而變二相非有隨求  
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 捨 衆苦既濟大悲  
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是故衆生實無度者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出僧曰  
學人未領旨 在師曰去師上堂示衆曰心若無事  
萬象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道而  
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卽心卽佛今時  
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

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夫大道無中  
復誰先後長空絕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  
說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  
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  
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  
知全心卽佛全佛卽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禪德  
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  
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  
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  
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



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禪德且須自  
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  
何住璿機不動寂爾無言覲面相呈更無餘事珍  
貌畢重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貌得吾真否衆皆將寫  
貌畢得真呈師師皆打之弟子普化出曰某甲貌得師  
曰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  
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師旣奄化勅諡凝寂大師  
眞際之塔

濟思  
問

是歲監察御史柳宗元送濟上人歸淮南序曰金  
仙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

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爲異門曰禪曰法曰律  
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修整觀行尊嚴法容  
以儀範於後學者以爲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祕  
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  
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賜攀慈航  
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  
秘殿以問焉道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  
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  
恩退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  
東顧振衣晨往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

釋教與上人爲方外游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貺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詞曰上人專於律行恒久彌固其儀形後學者歟誨於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觀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魯侯之贈後吳鼎今餞詩之重皆衆吳鼎也故乘韋之比得序而生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甯南嶽般舟和上卒椰子厚作第二碑其詞曰佛法

蒞利

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爲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上盡得師之道以補其處爲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上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以爲由定發慧必用毘尼爲之室字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秘義乃歸傳教不覩文字縣判深微登壇蒞事度比丘衆歲凡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恩以爲去凡卽聖必以三昧爲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奧得以觀佛活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遶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



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卽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剝岩巒殿舍宏大廊廡修直不命而蔽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人顙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和上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二十七日化于茲室嗚呼無得而修故念爲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爲大乘壞衣不飾揣食不味覆薦服役凡出於生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

被去聲

真者動而成群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濬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羣昏乃興毘尼微密是論八萬總結彰於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旣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奧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祈祈功庸以敦如水期壅流之無垠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宮爰作負揭致貨時靡要約袒奮程

撰述

後學出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非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恒寂縱而不傲在捨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賡薦茲石

斤竹  
角

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斲層架孔碩以延

晉順宗誦改永貞

德宗長子好浮圖教禮清涼爲國師性寬仁愛尤善文隸壽四十六

崩咸寧殿塋豐陵居攝一年

是歲九月太尉中書令韋臯薨臯初生厥父飯僧祈福忽有應真尊者至齋畢乳媪抱兒求咒願尊者起謂衆曰此兒諸葛武侯也他日有美政於蜀

宜以武字之言訖恍然不見其後臯游官出處節

義功名大槩與武侯相類治蜀二十有一年封南

康群王有德在民四川至今奉祀之雅好釋氏法

嘉州石像初成臯爲之記畧曰頭圍千尺目廣二

丈其餘相好一一稱是世美其簡而雅又嘗訓鸚

鵲  
舍利

鵲念佛鸚鵡斃以桑門故事閣維之得舍利臯爲

之記曰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

清英純粹者矣或炳耀離火或稟其蒼精皆應乎

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

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



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獻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仙之道聞西方有珍禽群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特佛名號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翅若承善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卽唱言阿彌陀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爲緣生無念爲真際緣生不答以爲緣起也真際雖言言本

空也每虛室戒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篴靜鼓天風  
下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  
上去聲

嗚呼生有辰乎緣其盡乎以今年七月悴爾不憚七日而甚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而告曰將西歸乎爲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翼委足不震不仆揜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惠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殊類哉遂命以闍維之法焚之餘燼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炯爾耀目榮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

往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惠觀嘗請三學山  
巡禮聖迹聞說此鳥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  
用陶甃建塔旌異之余謂此禽存而有道歿而有  
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  
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冊書其誰曰語怪而況此  
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故可默已是用不愧直  
書于辭是歲八月順宗遜于位皇太子立是爲憲  
宗初順宗嘗在東宮問佛光如滿禪師曰佛從何  
方來滅向何方去旣言常任世今佛在何處答曰  
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

帝問  
法於  
佛光

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  
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  
生疑慮帝又問曰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任世  
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  
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  
滿復答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  
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  
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  
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  
大悅又嘗問心要於清涼國師國師答之其畧曰

帝問  
道於  
清涼



至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任無任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感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卽心卽佛唯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相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妄如棄影勞形若體妄卽真似處陰影滅若無心妄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

行爰啓放曠任其去性靜鑑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亡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亡之中道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九

音釋

芋

或虞切  
草盛也

薙

託計切  
芟也

邠

音方云什  
邠縣名

爲

思亦切  
爲履藉也

歔

欣永切  
悲泣也

煨

於六切  
煖也

麓

力木切  
山足也

恩

困

憂也

敲

匹胡切  
敲屋欲壞

撰述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

三

我

浙江嘉興府楞嚴寺殿若堂庚子年餘費刻此  
佛祖通載第十九卷計字一萬一千三百七十  
該銀六兩五錢八分五厘  
順治十八年五月日徑山比丘徹微印開識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戊憲宗純改元和順宗長子以北突厥承瓘爲招討

下安寧咸謂中興之主北方天帝降夢令與佛  
法帝不承命愛服丹藥致性燥急後爲中官陳  
弘志弑之壽四十三歲塋于景陵時有名賢柳  
子厚韓退之元微之劉禹錫白居易等有位十  
年五

信州鵞湖大義禪師者衢州須江人也姓徐氏李  
翺嘗問師大悲用千手眼作麼師云今上用公作  
麼有一僧乞置塔李尚書問云教中不許將屍塔



下過又作麼生無對僧却來問師師云他得大闡  
提上詔入內於麟德殿論議有一法師問如何是  
四諦師云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  
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云法師只知欲界無  
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云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  
法師無對帝云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  
奈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  
有對曰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  
安得知者是道乎有對無分別是道師曰善能分  
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道乎

有對四禪八定是道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  
在四禪八定是道邪衆皆杜口師又舉順帝問尸  
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見性成佛尸利云佛性猶  
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  
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  
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師於元和十  
三年正月七日歸寂壽七十四勅諡惠覺禪師見  
性之塔時寒山子者不知其氏族鄉里隱於台州  
唐興縣寒岩故父老以寒山子稱之爲人癯野好  
冠樺皮冠著木屐裘衲纏纓狀若風狂笑歌自若

其所居近天台國清寺寺僧豐干者亦非常人也  
每自薪水力於杵臼以給衆用與寒山子爲方外  
友先是豐干行赤城道中聞兒啼草萊間視之見  
孩童十餘歲問其出處初無言對心異之引歸寺  
令掃除以其得之於野因名拾得既長頭陀苦行  
精敏絕倫甚爲豐干寒山所器與之偕遊三人者  
相得懽甚寺僧皆訝之然中心疑而莫之省也拾  
得日常滌器與有殘臘著以筒留餌寒山二子皆  
能詩或時戲村保寓事感懷輒有詩以見意或書  
石壁或樹葉間或酒肆中語皆超邁絕塵雖古名

牖所  
流

流未能髣髴也自述云元非隱逸士自號山林人  
在魯蒙白幘旦愛褻疎巾道有巢許操恥爲堯舜  
臣彌猴罩帽子非學辟風塵又曰欲得安居處寒  
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斑白人  
喃喃誦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又曰有身  
與無身是我復非我如此審思量遷延倚岩坐足  
間青草生頂上紅塵墮以見世間人靈牀施酒果  
又曰玉堂掛珠簾中有嬋娟子顏貌勝神仙容華  
若桃李東家春露合西舍秋風起更足三十年還  
如甘蔗滓其句語若此者甚夥拾得嘗掌供獻至



食時對佛而食又於僑陳如像前訶斥之曰小根敗種何爲者耶寺僧溪怪之不使直供又伽藍神粥飯多爲烏鳶所殘拾得杖擊神而嫚罵曰汝食猶不能護焉能護伽藍乎神徧夢寺僧曰拾得鞭我至旦互以語及一一皆同志是衆駭之豐干出雲遊貞元末閭丘胤出守台州欲之官我病頭風名醫莫差豐干偶至其家自謂善療此疾閭丘聞而見之干命水喫濡之須臾所苦頓除因是大喜甚加敬焉問所從來曰天台國清曰彼有賢達者不曰有之然不可以世故求也寒山拾得師利普

賢示迹二子混于國清公若之官當就見不宜後也閭丘南來上事未久入寺訪豐干遺迹但見茆宇蕭條虎伏舍側復入寺謁二大士寺僧引至後厨閭丘拜謁二大士起走曰饒舌彌陀汝不識禮我何爲遽返寒岩次日閭丘令遺贈寒山見使至罵曰賊賊遂隱入岩石拾得亦潛去後不知終

符載  
撰天  
皇碑

云荊州城東天皇道悟禪師協律郎符載撰碑其畧髮二十五受戒於杭州竹林寺初叅國一服勤五年大曆十一年隱于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

二年叅石頭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荊南  
城東有天皇寺頃因火廢僧靈鑑將謀修復乃曰  
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時江陵尹右僕射  
裴公稽首問法致禮迎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  
皆坐而揖之裴愈加敬石頭之道貽盛于此師患  
背痛臨終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近前師曰會麼  
對曰不會師拈枕子拋於地上卽便告寂壽六十  
坐三十五夏法嗣三世曰惠真曰幽閒曰文賁實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也

元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天王道悟禪師入寂唐

正議大夫戶部侍郎平章事荊南節度使丘玄素  
撰碑云道悟渚宮人姓崔氏子玉之後胤也年十  
五春長沙寺曇荔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受戒  
三十三叅石頭頻沐指示曾未投機次謁忠國師  
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真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  
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  
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任持莫離舊  
處師蒙旨已便反荊州去郭不遠結草爲廬後因  
節使顧問左右申其端緒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  
隘車馬難通極目荒榛曾未修削覩茲發怒令人

隘解互



擒師拋於水中旌旆才歸乃見遍衙火發內外洪  
餞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  
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煙餞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  
邊見師在水都不溼衣節使重申懺悔迎請在衙  
供養於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及  
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  
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  
得恁麼地師舉枕头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  
無對便入滅壽八十二夏六十三嗣法一人曰崇  
信卽龍潭也○論曰

寂音尊者曰荊州天王寺道悟禪師如傳燈所  
載則曰道悟得法於石頭所居寺曰天皇婺州  
東陽人姓張氏年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披剃  
年二十五杭州竹林寺受具首謁經山國一禪  
師服勤五年大曆中抵鍾陵謁馬大師經二夏  
乃造石頭元和丁亥四月示寂壽六十臘三十  
五及觀達觀穎禪師所集五家宗派則曰道悟  
嗣馬祖引唐丘玄素所撰碑文幾千言其畧曰  
師號道悟滑宮人姓崔氏卽出家二十後亂也  
五德得升羅謁石頭扣寂二年無所契悟乃入  
長安親忠國師三十四與侍者應真南還謁馬  
大師大悟於言下視曰他日莫離舊處故復還  
渚宮元和十三年戊戌四月初示疾十三日歸  
寂壽八十二臘六十三考其傳正如兩入然玄  
素所載曰有傳法一人崇信任澧州龍潭南出  
讓禪師碑唐聞人歸登誤列法孫數人于後有  
道悟名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  
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兼稟徑山今妄以  
雲門臨濟二宗競者可發一笑出林間錄○覺

夢堂重校五家宗派序云景德間吳僧道源集  
傳燈錄三十卷目曹溪下列爲兩派一曰南嶽  
讓燈出馬大師一曰青原思思出石頭遷自兩  
派下又分五宗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內  
有百丈海海出黃蘗運大潯祐二人運下山臨  
濟玄故號臨濟宗祐下出仰山寂故號信仰宗  
山鑑鑑得雪峯存存下出雲門偃號雲門宗次  
玄沙備備出地藏琛琛出清涼諡號法眼宗次  
石頭遷出藥山儼天皇悟二人悟下得惠真真  
得幽洞山价价得曹山石便絕唯藥山下得雲岩真  
最收雲門法眼兩宗歸石頭下誤矣緣同時道  
悟有兩人一曰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者渚宮  
人也雀子王之後嗣馬祖元和十二年四月十  
三日化正議大夫丘素撰塔銘文幾千言其  
畧云馬祖祝曰他日莫繼舊處故復還渚宮一  
畧江陵城東天皇寺道悟者婺州東陽人也姓  
張氏嗣石頭元和二年丁亥化叶律郎符載撰  
塔銘二碑所載生緣出處甚詳但緣道原採集

傳燈之日非一一親往計尋不過定轉託人据  
拾而得其差誤可知也自景德至今天下四海  
以傳燈爲據雖列剎據位立宗者不能畧加究  
辨惟丞相無盡居士張公及呂夏卿二君子每  
會議宗門中事嘗曰石頭得藥山藥山得曹洞  
一宗教理行果言說宛轉且天皇道悟下出箇  
周金剛呵風罵雨雖佛祖不敢嬰其鋒恐自天  
皇處或有差誤寂音尊者亦嘗疑之云道悟似  
有兩人無盡居士後於達觀嶺禪師處所作天  
載所撰天皇帝記齋以徧示諸方曰吾嘗疑德  
王道悟塔頭下因甚垂示處作用殺活不同今  
山同出石頭下因甚垂示處作用殺活不同今  
以丘符二記證之朗然明白方信吾釋法驗人  
不謬耳寂音曰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  
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其下注曰兼稟徑山  
今妄以傳明達者庶知五  
樂以傳明達者庶知五  
家之正派如是而已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伏承師兄晝得



先師真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撥臂開示之亮便禮拜師云莫禮莫禮亮云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云汝禮先師真亮云因什麼教某甲莫禮師云何曾錯

呈元和四年上問侍臣政之寬猛孰先宰相權德輿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卽禁鞭背刑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帝曰誠如公言德輿善辯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爲輔相寬和不爲察察名文章雅正瞻緝當時

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爲銘紀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爲縉紳羽儀

析各他

德輿嘗著草衣禪師宴坐記曰信州南嶽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詳初州人析薪者遇之于野中其形塊然與草木俱咨於州長乃延就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以然也遂以草衣號焉足不踏地口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寒暑寂默之境一繩牀而已萬有囂然此身不動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有法

諦觀十二緣於正智中得真常真我方寸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慧二俱清淨微言軟語有時而聞涉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潤萬物風行空中履其門闕皆獲趣入若非幹玄機於無際窮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於外百疾生於內矣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物以游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焉牽縻轢瑣蕩而不復至人則反靜於動復性於情天壽仁鄙之殊由此作也斯蓋世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其猶稊稗耶建中二年予更役道于上饒時

左司郎崔公出爲郡佐探禪師之味也熟爲予詳言之拂拭纓塵携手接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以爲楞嚴妙旨毘耶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爲他方之說法乎故粗書聞見以志于石

賡帝問國師澄觀曰華嚴所詮何謂法界奏曰法界者一切衆生之身心本體也從本以來靈明廓徹廣大虛寂唯一眞境而已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無有邊際而含容萬有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非徹法之慧



目離念之明智不能見自心如此之靈通也故世  
尊初成正覺歎曰奇哉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  
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於是  
稱法界性說華嚴經全以真空簡情事理融攝周  
遍凝寂帝天縱聖明一聽玄談廓然自得於是勅  
有司備禮鑄印遷國師統冠天下緇徒號僧統清  
涼國師

時禪者無著入五臺山求見文殊大士至金剛窟  
前炷香作禮瞑坐少頃聞有叱牛者著遽開眸見  
山翁野貌瓌異牽牛臨溪而飲著起揖山翁曰爾

來何爲曰願見文殊大士翁曰大士未可見汝飯  
未著曰未也翁牽牛歸著躡迹隨之俄入一寺翁  
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著升堂堂宇  
皆金壁所成翁踞牀指繡墩命著坐童子俄進玻  
璃盞貯物如酥酪揖與對飲著納其味頓覺心神  
卓朗翁曰近自何來著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  
何住持著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曰  
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  
蛇混雜凡聖同居曰衆幾何翁曰前三三後三三  
遂談緒及莫著欲留翁不許著戀戀不卽去翁投

其去  
聲

袂起叱童子引著出之著不得留行未遠問童子  
適何寺童子曰般若寺也著悽然悟彼翕者即文  
殊也不可再見即稽首童子足下願丐一言爲別  
童子隱身而歌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  
妙香心內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即真常著因駐  
錫五臺往往頻與文殊會語云

師嘉禾譚溪朱氏子七歲依本邑常

樂寺今崇福寺

帝有詔移京兆章敬寺懷憚禪師入居上寺玄徒輻  
湊憚示衆曰至理忘言時人不悉強習它事以爲  
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境所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

有鑑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  
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  
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故取於物象  
但如捏怪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  
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無虧實相

號柏岩姓謝晉亂誓服緇褐權

德輿作記余如傳燈錄

禪居士傳

居士龐蘊字道玄衡陽人世業儒貞元初謁石頭  
和尚玄言妙契一日石頭問子自見吾以來日用  
事作麼生對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一  
頌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諸頭頭非取捨處處



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  
水及般柴石頭然之後叅馬祖問不與萬法爲侶  
者是什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  
道居士於言下大悟自爾玄機妙句竦動諸方與  
丹霞最友善一日訪百靈和尚路次相遇靈問昔  
日石頭得意句還曾舉向人麼士云曾舉來靈云  
舉向阿誰來士以手自指云龐公靈云直是妙德  
空生也讚歎居士不及士却問師得力句是誰知  
靈便戴笠子而去士云善爲道路靈一去更不回  
首又訪則川和尚川云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

差音  
叙

否士云猶得阿師重舉在川云情知久參事慢士  
云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川云二彼同時又爭幾許  
士云龐公鮮健差勝阿師川云不是勝我只是反  
箇幞頭士云恰與師相似川大笑而已因摘茶次  
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川云不是老僧泊  
答公話士云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川乃摘茶不聽  
士云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川不顧士云這無禮儀  
漢待一一舉似明眼人在川乃拋却茶籃便歸方  
丈又訪松山和尚喫茶次士舉起橐子云人人盡  
有分因什麼道不得山云只爲人人有分所以道

不得士云阿兄因什麼却道得山云不可無言也  
士云灼然灼然山便喫茶士云阿兄喫茶何不揖  
客山云誰士云龐公山云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之  
乃云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作亂一上士聞之  
乃令傳語丹霞云何不會取未舉棗子時又訪齊  
峯和尚峯云俗人頻來僧舍討什麼士回顧兩邊  
云誰恁麼道誰恁麼道齊峯乃咄之士云卻在這  
裏峯云莫是當陽道底士云背後底齊峯回首云  
看看士云草賊大敗峯無語又訪石林和尚林豎  
拂子云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士奪卻拂子乃豎

靈照  
女接  
丹霞

起拳林云正是丹霞機士云與我不落看林云丹  
霞患啞龐公患聾士云恰是又一日林云有箇借  
問居士莫惜言句士云便請林云元來惜言句士  
云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林乃掩耳士曰作家  
作家一日丹霞訪居士見女子靈照取菜次霞問  
居士在否女子放下籃子斂手而立又問居士在  
否女子便提籃子去時居襄陽靈照常隨製竹漉  
售承籬售之以供朝夕居士將終命靈照視日及中卽  
報靈照遽報曰日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觀日次  
靈照卽登父座合掌端坐而逝居士笑曰我女鋒



捷矣於是居士更延七日襄州牧于公枉駕候問居士談笑良久居士顧謂公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在世間猶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逝

震永州司馬柳宗元製南嶽彌陀和尚碑其詞曰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爲國師乃言其師南嶽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岩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此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

標以

羸形垢面躬負薪樵以爲僕役而嫖之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丕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岩戶不拒不營祠宇旣具以洎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爲彌陀寺施之餘則施與餓疾者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詵公詵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爲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

教肖焉乃從而學傳之天下由公之訓公爲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塋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一氣回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爲合蔽爲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人無迹示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放其中服庇草木蔽穹窿仰攀俯取食以充形游無極交大雄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趨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于南岡

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玄蹤

是歲永州修淨土院成司馬柳宗元爲之記曰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西方過十萬億國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毒八難衆寶以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群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顓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宏宣其教周密微妙迷



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迹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  
前刺史李承晆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西偏  
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  
異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  
第一義無體空析色之迹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  
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  
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  
圖爲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  
其位餘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繪  
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

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使觀者  
起信焉

法師智誓者悟解絕倫多所撰著然寡徒侶因棄  
講居衡嶽寺每覽所撰必一唱三歎以爲吾達解  
如此而不遇賞音偶一日有耆宿至借誓著述而  
閱之乃曰汝識至高頗符佛意今寡徒衆蓋闕人  
緣耳佛猶不能度無緣况初心者乎可辦食布施  
飛走卻後二十年當自有衆言訖恍然不見誓遂  
如其教鬻衣單易米炊之散郊外感群鳥大集搏  
飯而去誓祝之曰食吾飯者願爲法侶後二十年

嘗往鄴城開講座下有衆千餘人果皆少年比丘  
是歲道樹禪師卒師初叅神秀禪師得旨結茅于  
壽州三峯山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或時化  
現佛菩薩聲聞天仙等形或放異光或出聲響天  
幻百端師之徒衆常爲驚怖皆莫能測如此凡十  
年方滅迹不見師告衆曰野人作無限伎倆眩惑  
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  
聞無盡繇是遠近聞之靡不欽服所謂見恠不恠  
其恠自敗云

○吳元濟反  
拒官軍

是歲正月百丈懷海禪師示寂春秋九十有五師  
福州長樂人卅歲離塵三學該鍊屬馬祖闡化江  
西師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禪師同號入室時馬  
祖之門會學千百二大士爲角立焉及祖遷化師  
往新吳百丈山居未期月而玄學之徒四方輻湊  
師雖臘高凡作息必與衆同均嘗謂一日不作則  
一日不食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師曰汝等  
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  
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  
無有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



日出相似名爲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一切聲色無有滯礙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總盡不被繫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縛脫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爲世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干于懷龕食接命補破禦寒兀兀如愚如聾相似

稍有親令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卽被解境風漂卻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卽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卽失若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爲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卽生死因斷去在自由僧問如今受戒身心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答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問云何是心解脫答曰不求佛不求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無求爲是不住盡處亦不畏地獄苦不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始名爲解脫無礙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爲

便了有河沙無漏戒定慧門都未涉一毫在努力  
猛作莫待耳聾眼暗頭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  
淚心裏悵惶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理手脚不得  
也縱有福智多聞都用不著爲緣念諸境不知返  
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變爲好  
境隨所見重處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總  
未定問如何得自由答曰如今對五欲八風情無  
取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亦如香象  
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  
凡讀經看教皆須宛轉切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

差平  
詳

只明如今覺性自己俱不被一切有無諸法境轉  
是名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名金剛卽有  
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縱令誦得十二韋陀經  
只成增上慢卻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  
世間是好善事若向明眼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  
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  
言義句離一切有無諸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  
無差既自是佛何患佛不解語只恐不是佛被一  
切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  
載去如賤使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



得主握土爲金變海水爲酥酪破須彌山爲微塵  
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師每說法竟  
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云是什麼諸方目  
爲百丈下堂句

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來多居律寺說法  
住持未有規度乃拈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可  
尊之德者號曰長老既爲化主卽處於方丈不立  
佛殿唯樹法堂表佛祖的傳受當代爲尊也學衆  
無多少無高下並入僧堂依臘次安排設長連牀  
施主施欠施欠架掛搭道具臥必斜枕牀唇以其坐禪既久

畧偃息而已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惰或上或下  
不拘常准其闔院大衆朝叅夕聚長老上堂陞座  
主事徒衆鴈立側聆主賓問酬激揚宗要齋粥二  
時隨衆均遍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寮舍  
每用主領一人營衆事令各司其局或有假號竊  
形混于清衆并別置喧撓之事卽維那檢舉抽下  
本位掛搭擯令出院或彼有所犯卽以拄杖杖之  
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由偏門而出以示恥辱焉  
其大要如此其後叢林日盛當代宗師從而廣之  
今所謂禪苑清規者備矣

是年河東柳子厚製南嶽大明律師碑其詞曰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以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心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惟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爲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爲大律師貞元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爲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宦世家潭州爲大族勲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

侃空

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

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

而與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三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

寺僧二十一人師爲之首乾元三年又命衡山立

匡余

毘尼藏詔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

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爲物軌執巾匜奉杖屨爲

侍者數百剪髦髮被敎戒爲學者數萬得衆若獨

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浩浩焉無以加也其塔



律典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心不窮經教爲法出世化人無量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竈

精

子厚復題其碑陰曰凡墓大浮圖無竈穴其於用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墓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爲碑晉宋尚法故爲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

必

簿

懔

永

恒

官

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墓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而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皇裴公胄侍郎令狐公恒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爲弟子又言師始爲童時夢大人編冠素烏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聲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爲請故末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南海經畧馬總以曹溪六祖未有謚請于朝天子  
賜謚曰大鑑總乃命河東柳宗元撰賜謚碑其詞  
曰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  
號疏聞於上詔謚大鑑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  
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  
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  
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于有餘人莫不欣踊  
奮勵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  
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諄乖淫流  
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

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  
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爲師達磨譏之空  
術益顯六傳至大鑑大鑑始以能勞苦服役一聽  
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  
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爲人師

虔各達

中宗  
間不  
起

會學去來常數千人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洞爲  
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  
不假耘耨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  
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  
皆本曹溪大鑑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



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今乃始告天子得大謚  
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  
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  
被公德受旂纛節鉞來蒞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  
蠹徒到怒而人畏無疆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鑑莫如公  
鉞伐王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達  
磨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鑑是臨勞勤專默  
終揖于溪抱其信罷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  
曹龐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唯道之褒生而  
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

覺滋誤由師內鑑咸獲於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  
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  
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諡不紀由扶風公告  
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誅光于南土其法再起  
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洎扶風公所履  
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  
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宋紹興二年東坡居士過曹溪題曰釋迦以文教  
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  
乘諸經至首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以房融

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石刻，長老重辨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典則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日見而誦之，乃具石請予書其文。

甯臺山隱峯禪師自衡嶽之五臺道由淮右屬吳元濟，阻兵蔡州，違拒王命，官軍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少解其患。乃震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歎異，鬪心頓息。以是官軍得成其功焉。

振錫飛身而過

師姓鄧氏，幼若不慧。父母聽其出家，既具戒，參馬祖。言下契旨。一日推車次祖展脚在路上，師曰：請收足。祖曰：已展不收。師曰：已進不退。遂推車碾過祖脚，損歸法堂。執斧子曰：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就之。祖乃置斧其後，遍歷諸方。所至輒有奇詭，反之以神異，頗顯恐惑。衆乃入臺山金剛窟前，將示寂，問於衆曰：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皆見之。還有立化者否？衆曰：有之。師曰：還有倒化者否？衆曰：未嘗有也。師乃倒殂而化。亭亭然，其衣亦皆順體。衆爲昇尸，茶毘屹然不動。

倒殂而化衣皆順體



昇諸羊

遠近瞻禮歎異師有妹爲尼時亦在彼乃附近而咄之曰老兄平日惱亂諸方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乃以手推之憤然而踣於是闍維收舍利塔

債方問

路師力

于五臺云

歸宗智常禪師目有重瞳遂用藥手按摩久而目皆俱赤世號拭眼歸宗江州刺史李渤問曰教中謂須彌納芥子渤則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云人傳史君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什麼處著渤俛首而已又問一大藏教明得什麼邊事師舉拳示之云

柳余遮

會麼渤云不會師云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渤云請師指示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師嘗示衆曰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立空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只是依他作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只爲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云無人能解僧云向者如何師云有向卽乖僧云豈無方便令學人得入師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云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頂蓋三下云還聞麼僧云聞師云我何

不聞僧無語卽以棒趁下復一日上堂云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衆近前師云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云如何是觀音行師乃彈指云諸人還聞否僧云聞師云一隊漢向這裏覓箇什麼以棒趁下大笑歸方丈師沒有賢者贊其像曰知見一何高拭眼避天位回觀洗耳人千古未爲愧供奉吳元卿者敏悟絕人憲宗殊喜之一日在昭陽宮見羣芳敷榮賞玩徘徊條聞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元卿猛省志脫塵俗帝一日游宮問曰卿何不樂對曰

臣幼不食葷志願從釋帝曰朕視卿若昆弟但富貴欲出人表者不違卿唯出家不可旣浹旬而容見瘦頓帝憫而詔曰如卿願任選日遠近奏來元卿荷恩致謝尋得鄉報母患乞歸寧帝厚賜津遣元卿至家會韜光法師勉之謁烏窠禪師啓曰弟子七歲蔬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爲出家故休官願和尚授與僧相烏窠曰今時爲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浮濫元卿曰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照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卽真出家何假外相汝當爲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孫許之流也



元卿曰理雖如此然非本志倘蒙攝受則誓遵師  
 教如三請皆不諾韜光爲勸請曰宮使未嘗娶  
 亦不畜侍女禪師若不攝受其誰能度之鳥窠乃  
 與披剃具戒法號會通晝夜精進誦大乘經習安  
 般三昧忽一日固辭遊方鳥窠曰汝將何往曰會  
 通爲法出家以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  
 去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悟玄旨時號布  
 毛侍者云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

音釋



瓊

古換切

癰

其俱切

旆

蒲蓋切

闕

雨逼切

轆

居衣切

在口

橐

小囊也

𦣻

大也

嶼

中洲也

𡵓

魚乞切

大山也

掾

與絹切

𡵓

驚也

誅

力水切

屹

山貌

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庚子年餘貲刻此  
 佛祖通載第二十卷計字一萬一千二百十七  
 該銀六兩四錢五分  
 順治十八年五月 日徑山比丘徹微叩開識





7  
十五